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一

崇釋氏

昔漢明帝北夢於金人楚王英為蒲塞桑門之僕繇  
是竺乾之教被於中夏其所述之旨所謂三歸五戒  
十善業四無量心四無色定以極人天之果四諦十  
二因緣六波羅蜜以辯三乘之位經律論以紀三藏

之名數至于覺一切種智證無生法忍此所以登圓寂而成佛道也歷代帝王或崇奉其事營建塔廟增嚴像設翻譯梵文廣度淨衆蓋以茂植德本樹立衆善爲民祈福毆之仁壽斯亦大易神道設教之旨歟漢武帝元狩中遣嫖姚將軍霍去病討匈奴至罽蘭過居延昆耶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天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

浮屠正號曰佛陀其聲相近皆

西方言華言譯之則謂淨覺

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頂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博士弟子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雒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雒陽雍關西摩騰竺法

蘭咸卒於此寺

章帝時楚王英喜爲浮屠齋戒遣郎中令奉黃縹白

純三十疋詣相國以贖愆詔報曰楚王尚浮屠之仁

祠潔齊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贈

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書示諸國

伊蒲塞猶優波塞桑門沙門也

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圖

魏明帝時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

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仍有五色光起於是帝

歎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于道爲作周閭百闕

佛圖故處鑿爲濛汜池種芙蓉於中

晉明帝好佛手畫形像經歷寇難而堂存宜城王爲

之頌

孝武太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

諸沙門以居之

後魏道武帝初平中山經畧燕趙所經郡國佛寺見

諸沙門道士皆致情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

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

宇招延僧衆然時時訪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

隱於泰山之岷峒谷帝遣使致書以繪素旃扇銀鉢

為禮號曰朗公谷初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久在維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

臣欽若等日自神元

至昭成皆追册帝號

天興元年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無分存歿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室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者閣岫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室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

明元帝好黃老及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初黃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戒行精

至開演法籍道武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攝僧徒每與之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是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回辭帝嘗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先是法果每言道武明元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嘗致拜謂人日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有沙門曇證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

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之號

太武帝遵道武明元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  
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  
散花以致禮敬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  
屬賓沙門曇摩識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高等  
譯涅槃諸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  
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麈中帝命蒙遜送  
識詣京師借而不遣既而懼魏威責遂使人殺識識  
死之日謂門徒曰今時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  
訖而走使至時人謂之知命帝初平赫連昌得沙門  
惠始姓張家本清河聞鳩摩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  
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  
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宋高祖爲晉太尉滅姚  
泓留子義真于長安及其去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  
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怪  
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  
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昌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  
導時人莫測其迹帝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  
於沒世稱五十餘未嘗寢卧或時跣行雖履泥塵而  
不污足色愈鮮白世號之白脚終於八角寺

文成帝興安元年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二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在古昔猶存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以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嘗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滯之徒德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竟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斷禁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降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嫵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五十人其郡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初太武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至是復之所毀圖寺仍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傳京師沙門師賢本屬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

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伍人帝皆親爲下髮師賢仍爲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頭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爲純誠所感

興光元年秋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遣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求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并畫像迹

和平初以僧曇曜爲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馬前啣曜衣時以爲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自帝以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曇曜奉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爲僧祕戶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

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蕪菅田輸粟帝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嘗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諸典獻文天安中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椽棟楹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頭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麗其後傳位於太子穆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舍禪僧居其中

孝文承明元年八月詔起建明寺

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赦死罪囚

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祕三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於方山道武營壘之處建恩遠寺自興光後至北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四年正月丁巳罷畜鷹鷄之所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初文明皇后生獻文帝帝立尊爲皇太后至是詔罷



鷹師及諸鷲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以其地爲太后立寺

十五年八月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嘗准著於令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

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臣曰此寺近有各僧嵩法師授成實論于羅什在此流通後授淵法師淵法師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可釋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

帝眷賞嘗時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見一鬼及卒帝甚悼惜之詔施布一千疋又設一切僧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曰朕道登法師奄至徂背痛但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隕喪未容卽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祭奠之又西域沙門各跋陀素有道業深爲帝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嘗住寺猶有遺地欽悅修蹤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浮圖又見暹昏雲爲道殄軀

既整同俗禮應有子孫可推訪以聞當加序接先是  
立建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時沙門  
道順會覺僧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  
僧利並以義行知重

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卿白整準大京靈巖寺  
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  
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終  
始斬山二十三丈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  
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地去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

永平中中尹劉勝奏爲帝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從  
景明元年至正始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

三百六十六

永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旣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  
玄顯禁勸各有所宜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  
者仍依俗斷餘犯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

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  
禁典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群議上制諸州鎮郡  
維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經  
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非法積入不淨物  
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淨人不淨之物不  
得爲已私畜惟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聽一乘又

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貨私財自此不得更爾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繇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啓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爲俗人所使若有犯者選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歸化者求精舍簡有德行合三藏者聽任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是年十一月帝於試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

二年冬迎弘農荆山造珉玉丈六像置於維濱之報德寺帝躬觀致敬

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朝濟施儉年出貨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弊亦卽賑之但至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甚非所以矜此窮乏崇尚慈極之本意也自今日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簡諸有僧祇穀之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並貸償歲月見存未收上臺錄記若收利過本及釐收初

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債孺施債僧卽以丐民不聽收簡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責之科一准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時尚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度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饑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呼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志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尚爲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計聽苟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捍邊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詔曰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帝篤好佛理每年嘗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各僧標明異旨沙門以修錄爲內起居焉帝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七所徒侶逾衆

孝明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及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時帝於城內

大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誦費用不可勝紀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冬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慮括始終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惟擬一永寧寺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得造立浮圖僧尼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

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寬容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輒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勅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爾來十年私營愈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爲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冲妙非浮識所辨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

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遁苟能誠信童子聚石可邁於道場純頭陀儉設足薦於雙樹何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剽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公務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簡括寺舍數剝五百空地表剝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不可錮禁營福當在先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慾真僞混居往來紛雜有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餘汚染真行塵穢練僧薰猶同噐不亦甚歟往在北伐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誑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壯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獻聖防遏慮深履霜堅冰不可不慎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着城邑

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栖禪之宅當繇利引其  
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  
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矣非  
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  
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  
栖心真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  
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覩法贊  
善凡人所知隨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爲孤議獨  
發誠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斲失條綱將亂是  
以曷陳愚見兩願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罰貴  
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  
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爲犯不息者豈  
不以假福託善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難其効前制  
無追徃之辜後旨開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  
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遠懲其徃失脫不  
峻簡方垂容惜恐今旨雖明復如徃日又旨令所斷  
標榜禮拜之處悉聽不禁愚以爲樹榜無嘗禮處難  
驗欲令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辭旨以言嘗禮如此  
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臨御已後斷詔四行而私  
造之徒不惧制而止豈是百官有司怠於奉法將繇

網漏禁寬容託有佗故耳如臣愚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之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得券證分明者聽其舊施若官地盜作買卽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徹請依令勅如舊不禁今悉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准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者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閑敞以避溢漏如今年正月勅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其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克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以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以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令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爲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

後周太祖爲魏丞相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令行臺學士薛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繇是四方競爲大乘學丞相府記室參軍盧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帝狩



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插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初武帝至德三年斷佛道二教像悉毀罷至是復之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

靜帝以大象二年卽位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令陳散騎嘗侍徐孝克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

二十四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嶽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帝年齡晚暮尤崇尚佛道故也

仁壽元年六月頒舍利於諸州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曰至人虛已忘彼我於胷懷三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誓收登陬曾無寧歲老弱

其桀犬愚惑嬰此湯羅啣鬚義憤捐軀抗節各殉所  
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放命封  
樹紀於丘墳紀信捐生丹書著於圖史猶恐九泉之  
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氷炭愀然疚懷用忘與  
寢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  
之處爲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立寺刹焉乃詔虞世  
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  
之碑銘以紀功業時沙門玄奘於中天竺國將梵本  
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太宗竒之召高業沙門與之翻  
譯出三藏聖教太宗爲其論序皇太子重闢斯美乃  
著述聖記以廣其義

十六年五月御製懺文於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  
孝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  
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忘之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  
子路歎千鐘之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  
信可悲夫朕每痛一月之中再罹艱疚興言永慕哀  
切深衷欲報靡因唯資冥助敬以絹二百疋奉於大  
道儻至誠有感異消過去之愆爲善有因庶獲後緣  
之慶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廢玉華殿以爲佛寺

顯慶元年四月戊申御安福門樓觀慈恩寺僧玄奘等迎御製書慈恩寺碑文向寺諸寺皆造幡蓋飾以金寶窮極瓌麗太管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導從士女觀者填噎街衢自魏晉以來崇事釋教未嘗有如此盛者也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詔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月萬歲爲稱其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爲名各度七人天下諸州別置一觀一寺各度七人

神宗神龍元年二月制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爲名

九月制曰如聞天下諸觀皆畫化胡之變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尊容兩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並除却若有故留者卽科違勅罪其化胡經先有明勅禁斷如聞在外仍頗流行自今諸部化胡經事及餘說化胡事處並宜除削

三年七月丁酉以所造長樂坡大像工役稍廣百姓多怨嗟制罷之

玄宗開元二十年都城僧等奏日伏請以每歲八月于衛國天宮等寺轉經行道至九月罷爲陛下修福

在京於雲化興善等寺歲以爲嘗許之

二十三年九月親注金剛經及修義訣中書令張九齡等上言臣等伏見御注前件經及義訣佛法宗旨撮在此經人間傳習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敷演微言幽闡妙鍵豁然洞達雖臣等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旨亦旣發明是知日月旣出天下普昭誠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道已廣度其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伏望降出御文內外傳授帝手詔報日僧徒固請欲以興教心有所得輒復跪之今請頒行仍慮未愜簡較釋門威儀僧思有奏日自像教西流貝文東譯學傳師口凡今則多証訣聖情前古未有臣請具幡花奉迎於敬愛寺設齋慶賀其御注經伏乞示天下宜付史官許之

二十六年正月丁酉制曰道釋二門皆爲聖教義歸弘濟理在尊崇其天下觀寺大小各度一十七人簡擇灼然有經業戒行爲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二十七年二月制天下觀寺每于齋日宜轉讀經典懲惡勸善以闡文教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

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者亦宜准此

十載六月帝以先帝忌日命女工綉釋迦牟尼佛像親題繡額稽首祈福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彛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二

崇釋氏第二

唐肅宗至德中內置道場供奉僧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知之奏曰臣聞天子修福當在安養舍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

也肅宗甚然之

上元二年四月甲申詔於唐興寺設高座講論二教  
七月癸巳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

代宗寶應元年八月癸酉詔曰道釋二教用存善誘  
至於像設必在尊崇如聞州縣公私多借寺觀君止  
因茲褻黷切宜禁斷務令清肅其寺觀除三綱并老  
病不能支持者餘並仰每日二時行道禮拜如有弛

慢並量加科罰

時天下公私等事多借寺觀  
君止代宗恐其褻黷因詔

又詔曰

教宗清淨禮避嫌疑其僧尼道士非本師教主及齊  
會禮謁不得妄託事故輒有往來非時聚會並委所

繇官長勾當所有犯者准法處分亦不得因茲攪擾  
分明告示咸使知悉

廣德元年七月壬子大赦改元制河南河北僞度僧  
尼道士女冠並與正度

二年四月壬申以玄宗諱日度僧道凡數百人乙酉  
以肅宗諱日度僧道凡數百人

永泰元年九月於京城資聖西明兩寺置百高座講  
仁王經內出二寶輿中命有力者衣金甲昇出又結  
彩爲菩薩神王及八部鬼神羊車鹿車牛車內侍魚  
朝恩護送宰臣及百官列班於光順門觀禮宰臣等

表請依班序節級率錢以資僧供二七日而罷又詔宰臣及兩省五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御史大夫中丞諸司長官並於西明寺行香修齋奏樂竟日而罷俄以吐蕃回紇入寇罷百高座講經

十月復講經於資聖寺

大曆三年正月乙丑帝幸章敬寺行香凡度僧尼一千人

二月辛丑萬年縣鎮國寺有胡僧純陀自言六百歲臨終遣弟子詣闕以衣鉢傳奉皇帝帝遣中官以紫衣賜之又遣中官吊祭并護葬事是月興善寺不空

三藏上言寺院佛塔先因地震階折今將增修下見古堦得一小棺其長尺餘發而視之凡積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骨及佛髮一條色青而拳其長數尺每棺一鎖規製妙絕有殷仲文題贊處甲辰內出寶輿具威儀迎入內道場奉之

七月特賜章敬寺孟蘭盆時寺宇新成帝增罔極之思勅百官詣寺行香

四年正月帝以章敬皇太后忌辰度僧尼道士凡四百人是月以修功德使大濟禪師廓清簡較殿中監廓清京城興唐寺僧也以修功德承恩特賜袈裟及

廐馬出入禁中無時初賜號大濟至是又寵以班秩京師諸僧咸憚之

二月南天竺國僧三藏文殊德上言廣州南界蕃人新營兩寺望賜寺名詔以寶應廣德二名賜之

七月庚申文成殿置道場爲萬姓祈福是日佛見光相自子至丑久而不散六宮近侍咸覩文武百官尚書左僕射裴冕等表賀曰聖德動天湛恩育物齊心甲夜稽首梵筵助玄造於慈元登蒼生以壽域休徵允答聖功契符騰神光於玉毫發眸容於金殿宮中咸覩夜後如初臣等得奉殊祥無任歡欣之至伏請

編諸史冊宣示中外手詔答曰朕嗣守鴻業恭臨寶位夕惕若厲蹈乎春冰啓三乘之真如爲萬姓以作福大雄感應示現毫光茂對禎祥多慙薄德卿等百辟勤修庶政休徵薦集慶慰當深所請編之史冊宣示中外者依

七年正月興善寺僧特進試鴻臚卿三藏不空獻所翻譯佛經特許編入一切經目不空表曰爰自幼年承事先師大弘三教和尚二十有載稟授瑜伽法門後遊五天尋求所未授者外諸經論更重學習凡得梵本瑜伽真言經論五百餘部奉爲國家詳譯聖



言廣崇福祐天寶五載却至上都奉玄宗皇帝恩命於宮內建立灌頂道場所齋梵經盡許翻譯及肅宗皇帝配天繼聖特奉繪音於內道場建立護摩及灌頂法又爲國譯經助宣皇化其所譯金剛灌頂瑜伽法門是成佛速邪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頓超凡境達於彼岸餘却真言諸佛方便其徒不一所譯諸大乘經典皆是上資邦國息滅災厄星辰不愆風雨順序仰恃佛力輔成國家謹繕集前後所翻譯自開元至今凡一百一卷七部以聞詔下有司宣付中外

八年正月乙未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人以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人以下者更度三人

五月庚子以太宗諱日命有司修四千僧齋於服成寺

八月戊午修一萬僧齋於慈恩寺爲萬姓祈福九年丙戌以肅宗諱日度僧尼道士凡二百餘人

六月癸未興善寺僧試鴻臚寺卿不空三藏卒輟朝三日不空西域胡僧也敏智多聞學通釋氏經論曉知蕃漢音旨翻譯貝葉經凡數萬言帝甚敬之及卒乃下詔曰大道之行同合於異相王者至理總歸於

正法方化成之齊致何儒釋之殊塗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弘闡與時偕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宗師人之舟楫超詣三學坐離于見聞修持萬行嘗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爲儀繼明善教之志來受人王之請朕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囑嘗所歸依每每執經內殿開法前席凭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崆峒之問而妙音圓演密行內持待扣如流自涯皆悟滌除昏妄調伏魔寃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職於神印固以氣消災厲福致吉祥實惟弘我之多寧止利吾之美當有命秩用伸優禮而得師爲盛味道滋深思復強名載明前志夫妙界有莊嚴之士內品有果地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德宗貞元四年八月御通化門觀章敬寺迎御書院額并鼓吹閱神策馬技

五年三月詔曰釋道二教福利群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自今州府寺觀不得宿客居住屋宇破壞各隨事修葺

八月詔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

六年二月乙亥詔葬佛骨於岐陽初岐陽有佛指骨寸餘葬於無憂王寺或奏請出之以示衆帝乃出之置於禁中精舍又送於京師佛寺傾都瞻拜施財物累鉅萬是日命中官送歸岐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鳳翔尹邢君牙迎護葬於舊所

八年七月丁卯幸章敬寺

九年五月賜故杭州徑山寺僧法欽謚曰大覺禪師六月詔定國忌日寺觀齋僧道人數有差

十二年九月右神策等軍上言宴設堂去年臘日蒙車駕臨幸請置寺以貞元鎮國爲名從之又詔魏州闕鄉縣龍興寺故阿足師宜謚大圓禪師

十三年四月於曲江南彌勒閣置寺以貞元普濟爲名

七月右神策軍中尉霍仙鶴患特賜馬十匹令諸寺設齋祈福

十月景公寺僧寂寬等於京兆府狀訴綱維乾俊等典賣承前勅賜御衣府司推勘所典賣並緣嘗住寺用禁繫乾俊等奏請科罪帝曰本來施與寺家之物若自盜竊法律有文今乃不爲私情事緣嘗住正當施與之意豈合書以罪名若施與而今存乃是勞力

寺家殊非本施之意僧之言告乃是無知更欲科絕深所無謂宜並釋放

十四年正月南天竺國先進華嚴經殊梵本僧般若三藏領到令保壽寺僧智柔圓炤道監虛舟智通等十八人同於崇福寺翻譯成四十卷

十六年四月以故第二祖惠可禪師賜謚爲大祖禪師

憲宗元和二年九月乙巳許成都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

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經音并目錄一百三卷表獻之

六年正月丁巳勅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同就醴泉佛寺閱翻譯大乘本心地觀經

十年三月甲申西明佛寺僧遷寺中之毘沙門神像於開業寺帝命假之騎軍前後翼衛其徒以幢蓋引侍凡數里不絕觀者傾都

五月詔京城寺觀講宜准興元元年九月一日勅處分諸畿縣講宜勒停其觀察使節度州每三長齋月任一寺一觀置講餘州悉停惡其聚衆且虞變也

十二年二月丙申置元和聖壽佛寺於右神策軍  
五月賜興佛寺絹布一百端疋

十三年四月甲寅幸興福寺賜絹三百疋辛酉西市  
百姓於芳林門爲無遮僧齋命中使以香施之

十二月庚戌僧惟應等辭赴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命  
高品中使杜英琦監焉是月癸亥命中使齋香監領  
宮人十三人赴臨臯驛迎佛骨先是功德使奏鳳翔  
府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  
一節其本傳以爲當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至  
來年合發詔許之及至又命中使領禁兵與僧徒迎  
護開光順門以納之留禁中二日乃送京城佛寺  
十四年四月乙卯御勤政樓觀都人設僧齋之會陳  
雜樂百戲日入而罷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河東節度使裴  
度奏今月四日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現中有金人  
乘俊猊領徒千萬如金仙狀自巳至申方滅

長慶三年八月自複道達興慶宮至通化門賜丐僧  
等絹二百疋遣中使劉克明以錢二百五十貫絹二  
百五十疋賜弘福寺以發新鐘

十一月幸通化門觀作毘沙門神因賜絹五百疋

十二月以錢一千貫賜章敬寺又賜毘沙門神額曰  
毘沙天王導以幡幢帝御望仙門觀之遂舉樂雜戲  
角抵極歡而罷

敬宗寶曆元年二月己卯賜化度寺經院金字額寶  
曆聖福之院功德使具雜戲聲樂迎以赴寺帝御日  
迎樓觀之丁亥詔兩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  
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  
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能暗記經一百五十紙  
尼能暗記經一百紙即令與度此事停廢已久所在  
長吏方喜耕織者猶  
衆今忽重置蓋寶壽寺僧法真  
因道場修功德奏論得請也

八月己丑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蕪給  
茶絹有差

二年三月庚午鄭滑觀察使李聽上言隋大業初高  
祖神堯皇帝任鄭州刺史日爲太宗文皇帝疾恙祈  
福於滎陽縣太海佛寺其荅如響因建一石像像下  
刊紀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既遠盡翳於土壤中今滎  
陽縣令李元慶新加嚴飭刺史張仲方立石爲文不  
敢不奏

文宗太和元年十月江西奏洪州道一禪師元和中  
賜謚大寂其塔未蒙賜額詔賜名圓證之塔

二年七月浙西道觀察使李德裕奏潤州鶴林寺故  
禪師玄素傳牛頭山第五祖智威心法是徑山大覺  
之師伏請依釋門例賜謚號大額勅宣賜謚大律師  
師大寶般若之塔

十月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若營造之初有  
兩泉湧出今因降誕請號爲太和寺許之

開成二年二月甲辰王彥進准宣索內典目錄十二  
卷乙巳以太宗皇帝先置毘沙門神及功德在蓬萊  
殿是日移出配諸寺安置

三月甲戌以彗星見命京師諸佛寺開仁王經道場  
宣宗以會昌六年即位五月勅上都添僧尼寺一所  
每寺三十人

大中元年閏三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佛雖異方  
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  
乃遣下詔有會昌中靈山古迹招提棄廢之地並令  
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焉

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詔日兩街僧道於鳳翔法門  
寺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開遠門達安福門  
迎禮之迎入內道場二日出於京城諸寺士女雲合  
威儀盛飾古無其比遂下制赦京畿及天下見禁囚

徒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九月勅天下應有本朝所造寺觀宜令所在長吏取寺司嘗任物添修至萬壽節日須畢其功

十一月甲戌河南尹張全義奏萬壽節於嵩山開琉璃戒壇度僧百人勅張全義首冠王臣心明佛性資善弘於淨衆增福聚於皇基將欲壇啓琉璃人銓鷲鷲實彰忠節宜示允俞

十二月乙亥幸廣化寺祈雪

二年正月幸鄴都登黎陽山燔香於大像前

五月戊申幸龍之廣化寺開佛塔請雨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勅佛氏之教其來久矣既爲空寂之門不無高潔之士自淳風久散至道莫隆漸容遊惰之徒雜處緇黃之衆罔尊禁戒唯切經求託形勢以擾人蓄資財而潤己將思縱志肯樂聚居多於間巷之間別構住持之所妄陳福業潛誘聾愚或移動居人或侵并物業如斯之弊其徒日繁朕方靜寰區務康黎庶貴臻有益共洽無私宜令徧行告諭應今日已前修蓋得寺院無令毀廢自此已後不得輒有建造如要願在僧門亦宜准佛法條例官壇受



戒不得擅私剃度

二年九月益州孟之祥令僧五人持佛牙長一寸六分云僖宗幸蜀時留之今屬應聖嘉節願資壽命宣示近臣

十月五臺山王子寺主僧人廷果狀稱爲先師廣法大師誠惠建塔請名謚爲法雨大師慈雲之塔

四年八月澤州盤亭山千峯禪寺僧洪密狀奏當院剝感應舍利塔一所乞賜塔額乃賜號爲圓空之塔長興四年七月命中使押絹五百疋施五臺山僧齋料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遣供奉官鄭延遂往鳳翔詔胡僧阿闍黎初帝在藩屢與僧言關黎行高知前事帝深重之

九月詔鳳翔發遣僧祐聖大師至京師

二年正月千秋節樞密使趙延壽獻金繒并大乘經十卷忻州刺史劉處讓獻金字法華經一部太原多僧舍資福一宗尤事禪譯文武間好佛者多湊其門帝頗宗奉及鎮河中鳳翔僧知數者數言帝有金輪之位岐僧阿闍黎言事多從故延壽處讓有是貢獻四月丙寅河中棲巖寺弘福院僧惠鑒言先師在龍

潛時施財起塔奏號靈應之塔師未有謚詔賜謚真  
 寂丁卯遣供奉官李彥驥鳳翔法門寺飯僧尼道俗  
 帝舊游故也乙酉功德使言左右街僧錄可肇報在  
 京諸寺院童子行者於千春節考錄及限各給得文許  
 令披剃及僧尼沙彌年滿二十受具戒伏乞開置宮  
 壇緣四月十五日僧門結夏至七月十五日方滿至  
 千春節前開置戒壇從之  
時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利穀講科道士女冠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讚科焚修科以試其能不從之

八月杭州錢元瓘言襲爵四年曾無顯効受鳳池之

真命降龍冊以雙封臣特於府城外造寺一所前百  
 步起樓號奉固其寺額乞以龍冊為名詔日錢元瓘  
 效忠建寺比為誕節齋僧龍冊為名未稱勤懇宜號  
 千春寺

十月鳳翔言僧阿闍黎卒帝嗟惜之命翰林學士為  
 誌石

三年遣供奉官劉處賓往鳳翔法門寺四月八日設  
 大齋會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衛  
 國大菩提寺三藏陀闍黎賜紫沙門室利縛羅

宜賜號弘梵大師

十一月于闐國僧曼哥羅贊嘗羅賜紫號昭梵大師  
三年十一月庚午西京左右街僧錄可肇等齋佛牙  
到闕宣付汴京收掌

十二月戊子勅河陽邢州濟龍舊宅先令選名僧住  
持宜賜院額其河陽曰開晉禪院邢州曰廣法禪院  
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節僧尼賜紫衣師號者一百  
有五寺宇賜名額者凡二十有三襄州香界延州衆  
寶邢州普會相州安福懷州普護鳳翔寶蓮鄭州妙  
香棣州淨念洛州天花汾州普昭雒京廣福鳳州弘

利京兆悟空并州定果徐州空寂宋州普福遼州澄  
節許州善提靖教陳州花臺定業東京金明善會  
十二月丙辰勅凡爲精舍將結勝緣清虛則神亦相  
依混亂則人皆不重其或偶然乘興率爾棲心鄉村  
接漁獵之家屬呈定屠沽之戶佛雖無染僧豈不輕  
宜崇釋梵之因永肅人天之化所有自前院宇卽且  
依舊住持今後城郭村坊一切不得創造

五年二月甲子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  
人寺宇賜名額者凡二十五所東京寶繩寶像寶花  
法林西京惠雪京兆普靜兗州等覺玄機蔡州吉祥

懷州妙理襄州護國許州定水貝州寶刹博州金繩  
耀州密行代州仁壽鄴州感化潞州妙士定州毘城  
岐州善覺遺相澤州解空慈州集聖鄆州真覺  
四月癸卯建金界寺於五臺立峻極院於嵩嶽  
六年二月戊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百三  
十有四寺宇賜名額者凡五十有九東京淨聖資壽  
西京仁聖青蓮延慶北京靜覺鳳翔弘化定州法海  
孟州興惠趙州興法襄州延壽延州興果相州妙勝  
潞州慈雲汝州清涼安州竺乾陝州仁壽邢州開心  
濮州樂壽

五月甲辰加隰彌陀國僧啞哩以佛牙汎海而至  
十二月壬子遣內班史延誦部署僧十四人宗城縣  
開置道場以鎮人爲安重榮脅制而有殺戮崇其福  
事

七年正月遣內班衛延誦鎮州開置水陸道場  
三月壬子天和節三京諸道州府奏僧尼道士乞紫  
衣師號凡百人寺觀名額五十餘處悉從之  
五月乙未秦州侯益奏臣頃歲曾爲偏將往伐叛逆  
有願如范延光歸降兵無血刃即於招討使楊光遠  
中軍寨建一佛刹自後延光果能歸款克契發心光

遠尋施錢三百貫文與臣共力營葺今修成天王院一所乞賜名額勅以福順天王院爲名

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扼鄉閭自蕃戎騷動已來邊界驚移之後多聚強壯自辦戈矛每遇賊軍皆獲勝捷其郎山爲易州之中路蒲縣之隣封通此往來最爲要害乞賜院額者勅以勝福之院爲名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率更令李守瓊上言二事其一沙門著紫比非佛門貴務奢華以邀名利諸處奏薦蓋出顏情以臣愚見不敢便望止絕每歲誕節前據所奏薦便令其身隨薦章詣闕令功德使召兩院僧官考試所業長短以行恩澤庶絕濫舉之門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以在京潛龍宅爲佛宮賜額號天聖禪寺

三年十一月中印寺僧法進賜紫衣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丁巳幸團栢谷佛寺賜主寺僧紫衣

九月以潛龍宮爲皇建禪院遣沙門清興主之

是月齊州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三十卷義楚少負名操亦通儒學將佛書麗事以類相從擬白氏儒書

所集帝覽而嘉之賜以紫衣其書付史館

四年十月賜京城內新四寺額以天清顯靜顯寧聖壽為名

五年四月征淮南回戊午至泗州幸普光王寺賜寺僧帛有差

六月庚午內出御衣六百餘事錢四十萬羅穀百疋分賜兩街僧道令僧道修寺觀

六年四月幸滄州駐蹕於乾寧軍賜于城內二寺名額一日迎鑿二日順聖從寺僧之請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五十三

尚黃老

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信所謂知之修練滌除冲覽拱默垂衣而致治猶龍變化而莫測本其妙用歸諸自然故乃疑神御變抱一執契無可無不可者矣

自漢之世崇其言於宮壺孝武以降混其術於神仙  
或嚴祠於掖庭或講議於斧扆廣設壇醮親受符籙  
盼蠻報應與時偕行雖崇奉之至亦未能清淨如此  
也唐稱景胄茂暢真氣靈宇相望黃冠交暎尊其虛  
無之論列於儒學之科與夫大易神道設教洪範建  
用皇極愛民治國之要其歸一揆耳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嘗侍左悺之若縣祠  
老子

十一月使中嘗侍管霸之若縣祠老子

九年七月祠黃老於濯龍宮

文廟為壇飾浮金銀器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

於是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晉哀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

後魏道武好黃老之言誦詠不倦數召諸王及朝臣  
親為說之

太武太平真君三年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  
法駕旗幟是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謙  
之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  
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幽誠上達有  
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備質謙之  
嘗觀其姨見興行貌甚強力作不倦請迺質興代已

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棗田譙之於樹下坐筭與  
懇發至勤時來看筭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爲看此  
二三日後來復看之如此不已後譙之筭十一曜有  
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譙之曰先生何爲不擇譙之  
日我學筭累年而近筭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  
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矣  
譙之嘆伏不測興之深淺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  
求譙之爲弟子未幾謂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  
與興隱遁譙之忻然從之興乃令譙之潔齋三日共  
入華山令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譙之食藥不  
復饑乃將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譙之住第二  
重歷年興謂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但食之  
莫爲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虫是惡之物譙  
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未  
便得仙止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譙之七年而謂之曰  
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  
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譙之躬自沐  
浴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  
服一持鉢及錫杖譙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欬然而起  
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灊城人王胡兒



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致嵩別嶺同行觀望見  
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與之  
舘胡兒怪而問之其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與舘坐失  
火燒七間屋被謫爲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  
精誠遠通輿乃仙者謫滿而去謙之守志嵩岳精專  
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  
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于山頂稱太上老君  
謂謙之日往辛亥年嵩岳嶺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  
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修善之人無所師受嵩岳道  
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置理行合自然才任範首可處  
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  
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  
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  
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  
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使  
九疑人長容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道引口訣之  
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  
其術泰嘗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  
嵩岳云老君之玄孫昔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  
爲牧土官主臨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八十萬

里有奇蓋歷衍一章之數也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絡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法道年二十二歲除十歲爲童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指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大真大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獲遷賜汝天中二真大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日陰陽大官二日正府三日正房真官四日宿官散官五日並進錄生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傳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鍊藥學長生之術卽爲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鍊金丹雲英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履所書古文鳥跡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宛而成章大與世禮相准擇賢推德信者爲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之中有三十六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陽尊姓趙

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  
終張世安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牧土命護  
之爲子與群仙結爲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聽謙  
之具問一二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  
二天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  
繼絕人道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  
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  
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詠  
讚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圖雜書  
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

辭旨深妙自古無比昔漢高雖復英聖四皓猶或疑  
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  
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嘗談而忽上靈之命  
臣竊懼之太武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  
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  
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禮拜甚謹人或譏之  
浩聞之曰昔張釋之爲王生結襪吾雖才非賢哲今  
奉天師足以不愧於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餘人  
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  
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宿祈請六時禮拜

月設厨會數千人太武將討赫連昌太尉長孫書  
之太武乃問幽微於謙之對曰必克陛下神武應期  
天經下治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太平  
真君三年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  
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太  
武從之於是親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畫青以  
崇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每即位皆如之景穆太子  
見謙之奏造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鷄鳴狗吠之聲  
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太武  
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談  
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  
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上爲功差易太武深然景  
穆之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  
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三五百功九年謙之卒  
葬以道士之禮先於未亡謂諸弟子及吾之在汝曹  
可求神仙錄吾去之後天宮真難可復遇設會之日  
更布二席於上師坐前弟子問其故謙之曰仙官來  
是夕卒前一日忽言吾氣息不理腹中大痛而行止  
如嘗至明日便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煙雲上出空中  
至天半乃消尸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

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尺六寸於是諸弟子以爲尸  
解變化而去不死也時有京兆人常文秀隱於嵩高  
徵詣京師太武曾問方士金丹事多日可成文秀對  
曰神仙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預期臣昔者  
受教於先師曾聞其事未之爲也太武以文秀關右  
豪族風操溫雅言對有方遣與尚書崔續詣王屋山  
合丹竟不能就是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河東祁  
纖好相人太武賢之拜纖上大夫頻陽絳略聞喜吳  
邵道引修養積年百餘歲神氣不衰嘗農闢平仙傳  
覽百家之言然不能達其意辭占應對義旨可聽太  
武欲授之官終辭不受扶風魯祈連赫連屈子暴虐  
避地寒山教授子弟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河東寇  
崇從之嘗餌松栢不食五谷自稱受道於條山太武  
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黃老云條山有穴與崑崙達  
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之往來詔令河東郡給  
所須從穴行百餘步遂窮後召有司以崇誣罔不道  
奏治之大武曰崇修道之人豈致欺妄以詐於世或  
傳聞不審而至於此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今治之是傷朕待賢之意遂赦之

文成興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禮畢曲赦

京師班賞各有差

獻文天安元年三月辛亥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教

京師 時東萊人王道翼少有絕俗之意隱韓山中四十餘年斷粟食萎通達經章書符籙嘗隱居深

山不交世務年六十餘獻文聞而召青州刺史韓頴遣使就山召之翼乃赴都獻文以其仍守本操遂令

增給衣食終身

孝文太和十五年秋詔曰夫至道無形虛象為至自

有漢以來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

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奏非

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

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

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遷雜後鄴踵如

故事其道場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

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奇人以行拜壇祠之禮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

等討論其藥帝賦詩以記其迹仍勅於師正所居置

隆唐觀及帝營奉天宮特置仙遊門以通師正所止

之谷

唐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制天下諸州各置觀一所咸

以大唐中興為名

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制以雒州襄王府宅為太安園

觀

十二月癸未制曰玄元皇帝朕之始祖無爲所庇不亦遠乎第八女西域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性安虛白神融皎昧並令入道奉爲天皇天后宜於京城右造觀仍以來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

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爲金紫光祿大夫太清觀主

三月癸酉制爲皇女金仙玉真二公主於京城各置一觀仍以金仙玉真爲名

四月手制曰朕聞釋及玄宗理均迹異極人救俗別功齊豈於中間妄生彼我不遵善下之旨相高無上之法有殊聖教頗失彛章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齋行並進

玄宗開元八年六月道士葉法善卒制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原希夷罕測而精極蓬闈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俗真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映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弘益

歎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何莫愁遺殲良奄及

永惟平昔感愴於懷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

都督

法善三世為道士皆有攝養古卜之術高宗開法善各徵詣京師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殆五

十年嘗來名山數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

議者或譏其何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也睿宗即位

仍舊稱為道士止于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為敏

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為比年九十卒

九年三月置石柱於景龍觀今天台道士司馬承禎

依蔡邕石柱三體書寫老子道德經

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

所並置崇玄學其僧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列文子等

每年准明經例舉送

四月帝夢京師終南山趾有天尊之象求得之於

屋樓觀之側

十四年九月制曰玄元皇帝先聖宗師國家本系昔

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於神降之所置

廟改縣曰神仙近日廟庭屢彰嘉瑞虔荷靈應祗虞

載深宜令本州擇精誠道士七人於羊角廟中潔齋

焚香以崇奉敬

十八年十月命集賢院學士陳希烈等於三殿講道

德經侍中裴光庭等奏曰堯舜以揖遜而理湯武以



于戈而興或勞神以苦形且役智而焦慮有生之類  
雖亦聞於小康無爲之風故未臻於大道今陛下  
成天下與道玄同小其有爲之迹弘此不言之教將  
以去華歸本削僞存真其爲道德之鄉固在老莊之  
術遂命集賢院學士中書舍人陳希烈諫議大夫王  
迴質侍講學士宗正少卿康子元贊善大夫馮朝隱  
等於三殿侍講敷暢真文演襄城之七聖及姑山之  
四子理之於國唯清唯淨之風修之於身久視長生  
之道聖化玄運寰瀛樂康咸日用而不知實曠代之  
未有臣忝職司望編入史冊宣示天下帝手詔報曰  
朕虔守宗祧祗膺曆數夙夜兢惕懼不克勝求賢  
而委之謀猷延學者而資其博洽用扶不逮雅致咸  
和旣內平而外成且刑清而訟息端拱多暇留意典  
墳以爲道者玄妙之宗德爲教化之本講諷微旨稽  
詳秘文庶無爲而政成不宰而物應豈敢比德堯舜  
論功湯武者哉然必先正其心深思遠於遐邇務惟  
齊俗亦欲申於兆庶必若同歸清淨共守玄默所陳  
編示良用多慙

十九年正月壬戌置五岳真君祠廟各於岳下選修  
行道士數人焚香洒掃焉初司馬承禎隱於天台

至京師承禋因上言五岳神祇皆是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注其臨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立齋祠之所帝從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像制度皆令承禋推按道經創意爲之

二十年四月己酉勅曰五岳先制真君祠廟朕爲蒼生祈福宜令祭岳使選精誠道士以時設醮及虛山使者青城丈人廟並准此祭醮

二十年正月制曰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策一兩條准數加老子策俾尊崇道本弘益化源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侍中裴光庭等奏曰伏見昨日一敕教示百僚爰及兆庶聖恩博洽德澤如天亦既生成載加誨勗莫不遷善咸知向方臣忝在樞衡未有弘益忽承天獎曠若發蒙雖羲軒上皇堯舜至德無以加也天下幸甚云云望編入國史以示將來從之詔曰玄元之教家國是資匪爲先祖貴申道本所以首歲元日因行春令清淨之政期諸相國乎爲官擇才可以先淳素也

二月逸人張杲就徵張杲不知何詩人也則天時隱於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延年秘術自云年十千歲堯時爲侍中人莫之辨則天遣使召之杲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鎮州山中鎮州刺史韋濟以狀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杲對使絕氣如死人之狀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具奏玄宗又遣中書舍人徐嶠賁璽書以邀迎之杲乃隨嶠至東魯肩輿入宮中玄宗親訪以理道及神仙藥餌之事尋下制曰鎮州張杲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窈冥足混光塵召至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

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升寶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鎮州賜以衣服及雜絲等便放歸山爲造棲霞觀於隱所十二月侍講學士陳希烈等講書畢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耀卿等奏曰臣等伏承陛下講讀尚書周易道德莊列畢聖心弘道國訓崇儒玄風遠被更自茲始况以事殷四海念切萬方日午罷朝既披文於內殿風迴問俗亦函吏於行宮漢皇乙夜無以過此悟老莊之旨齊物而仁恕以行運堯舜之心稽古則憲章攸備鈞深致遠不疾而速陶鈞庶類品

物之歡幸實深弘獎大猷簡策之輝光載遠臣等叨陪獻納竊奉音徽慶耀之誠倍百嘗品伏望付史官騰芳盛烈帝手詔報曰尚書雅誥周易精微朕勿奉師資未窮奧義故時令講說耳至乎莊子及道德經遽爲表裏詳其所指觸類繁多既問廣成之道復得方明之相况之今日千載一時故弘斯義以喻卿也編緒簡牘隨卿意焉文武百官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蕭嵩奏曰伏見去年以來有勅令集賢院學士工部侍郎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迴質膳部郎中馮朝隱等每日侍講玄元皇帝道德經及周易尚書莊子

等以今月二十四日講畢臣聞堯放上代之文以成其聖舜觀古人之象以著其明是知道有可尊禮忘於貴不唯聚學將以範人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明實天聰舉惟聖作道風允洽文教克成猶尚以廣生知以從積學事必稽古書皆作徵尊祖而習老經體天而觀易象追廣成之說則問以莊篇考唐郊之舊則詳於堯典日者北祠后土東幸溫泉或地涉風沙或天將寒雪而講筵必集帳殿如初足以知好學之志彰克勤之德雖包羲畫卦夏禹受書曷以臻茲正等忝在朝列預聞帝道伏請宣付史官頒示天下

帝手詔答曰爰開集賢引進儒道退朝講讀蓋亦其嘗歲月周施頗尋章句其雅詰則稽之於古以質今其道真則取之於真不崇其放理國之要可不謂然乎宜付史官依卿所請

二十二年十月勅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誠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惣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并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已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

三至十五兼宜禁斷

二十三年三月癸未親注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及至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文武百官右丞相蕭嵩等奏曰臣等准勅牒問百司并宣示道俗各得報稱咸以為玄言造微字說該洽刊成代則欽若聖規觀妙知嘗以堦墀而為體宿疑前失區條流而畢正是以發揮道教弘長儒風既以化人且聞端本雖旁求異義載佇天心而四海同文一辭寧措並請編入史冊藏之祕府許之

六月庚寅嘉州峨眉山醮壇有神燈徧照諸峰群奉成響

二十四年八月庚午都城道士於龍興觀設齋發揚御書道德經上表請降中夜親王宰相及朝官行香并獻蔬食許之九月贈故道士王友真為銀青光祿大夫

二十五年正月癸未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官事特賜朝散階制曰古者置長過之官立司過之史所以書君舉箴王闕不次而受惟才是與道士尹愔識洞微妙心遊淡泊祇服玄元弘聖教雖混萬物獨詣於清真而博綜九流兼通於墨方貴無名之朴期不言之化資其妙道寘彼周行宜居納誨之職仍在記言之地愔上表懇議詔許太道士服視事愔乃受職

三十六年正月丁丑親迎氣於東郊畢制道釋二門皆為聖教義歸弘濟禮在遵崇其天下觀寺大小各度十七人簡擇灼然有經業戒行為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十二月宰臣牛仙客李林甫奏曰臣等伏見皇太子送十一月德音付史官伏承陛下前月

日將欲巡幸渭北是夜夢玄元皇帝曰明日子欲遊  
乎北神不在此事宜止五更當自有應且子之享國  
多年矣何必此日陛下二更便停勅至五更果烈風  
大起際暮方定伏以玉真體妙莫大於皇極聖明致  
理孰盛於吾皇繇是感而遂通聖與神合言不測之  
事示必然之期果茲烈風有叶靈夢既彰陛下之祚  
更表無疆之休同天地而久長若符契之徵驗臣以  
上自開闢博考圖書神靈效祥帝王膺慶未有若此  
之昭著也臣等謬當樞近又忝史官預聞德音不勝  
忭躍伏望宣示百僚頒及中外帝手詔報曰頃欲  
北近遊夢中有命神不守職事不可行出必有名何  
容易也賴玄聖垂告靈應果然朕夙夜驚懷福慶斯  
在春秋記異况在此乎所請宜依

二十八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積善  
里東南隅宜於此地置玄元皇帝廟及崇玄學  
二十九年正月詔曰三皇之時兆庶淳朴蓋繇其上  
以道化人自茲厥後爲政各異我烈祖玄元皇帝真  
大賢之德蘊至道之精乃著五千文用矯時弊可以  
理國家超夫象繫之表出彼明言之外朕有處分令  
家習此書庶乎人用向方政成不宰慮茲下士未

徵言是以重有發明俾之開悟期弱喪而知復弘善  
實於無窮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帝廟一所每年  
依道法齋醮兼置崇玄學於當州縣學士數內均賦  
量置令習道德經及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  
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繇州長官  
於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獎是月亳州  
奏玄元皇帝廟中之井湧氣成雲五色相映

二月帝謂宰臣曰洪州人鄔玄宗往在文明中傳玄  
元皇帝真告於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  
禁錮因茲淪喪自非忠義之士感激過人孰能不避

死亡之誅竟達神靈之命宜與追贈以慰泉壤其子  
瑗亦依資授一官制曰故洪州人鄔玄宗往者來應  
嘉詔次于號略忽覩玄元皇帝俾之升雲空中與言  
使戒天后表國祚中興之運示寶曆無疆之期遂能  
不顧其身來傳此旨竟遭幽繫諒可傷嗟自非竭節  
本朝孰克犯顏茲日宜加追贈用慰幽魂可贈棣州  
刺史

三月亳州奏老君廟九井先涸自奉詔增修觀寺九  
井皆湧及樹枯復榮

四月漏下後帝謂侍中牛仙客中書令李林甫曰朕



自臨御以來何三十年來未嘗不四更初起具衣服  
禮謁尊容蓋爲蒼生祈福也昨十日前禮謁事畢之  
後曙色未分端坐靜意有若假寤忽夢見一真容云  
吾是汝遠祖吾之形象可三尺餘在京城西南一百  
餘里時人都不知年代之數汝但遣人尋求吾自應  
見汝當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吾自度其時合吾與汝  
興慶中相見汝當大慶吾猶未卽言語畢覺後昭昭  
然若有所覩朕卽命使兼令諸道士相隨於京都西  
南求諸果於盩厔縣樓觀東南山阜間乃遇真容一  
昨迎到便於興慶宮大同殿安置瞻觀興慶中無異  
卿等可入觀之仙容林甫俱拜賀上言曰玄元大聖  
降見真容感應之徵實符睿德陛下禮至真之道崇  
清淨之源何嘗不禮敬虔誠爲蒼生祈福故得真容  
入夢列祖表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且興慶宮者潛  
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與嘉名而相會斯  
乃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啓無疆之休論大慶之應陛  
下爰捨正殿以爲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極殊嘗之  
禮將萬福而俱臻無外皆覃及億兆而同慶臣等何  
幸親詣瞻禮自然相好諒絕名言開闢以來典籍所  
載未之有也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冊帝手詔報曰夢

之正者是謂通神於惟聖容果以誠應豈朕德所及而大道是興再省神靈言猶在耳將貽福業代紀爾多初告以行宮乃置之內殿兼之大慶久屬朕躬稽之道德以茲爲寶當慈育萬姓承荅神明卿等宗臣宜同朕意願揚嘉應安敢讓焉

五月庚戌帝夢玄元皇帝告以休期命有司圖畫真容分布天下乃下詔曰大道混成乃先於天地聖人立教用敷於宗極故能發揮妙本弘濟生靈使秉志者悟往迷方者知復以此救物故無棄人其孰當之粵若我列祖玄元皇帝矣朕纂承寶業重闡玄猷自

臨御以來罔不夙夜滌慮凝想齊心服禮謁於尊容未明而畢事將三十載矣蓋爲天下蒼生以祈多福不謂微誠上達宗祖垂鑒頃因假寐或夢真容既覺之後昭焉以瞻殊相自然與夢相協誠爲密降仙府永鎮人寰告我以無疆之休德音在聽表我以非常之慶靈貺有期乃昊穹幽贊宗社儲休豈朕虛薄能致茲事若便寢之乃乖祗敬宜令所司卽寫真容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當州道轉送開元觀安置所在道士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後象到七日夜設齋行禮仍各賜錫用克齋慶之費自今已後嘗令講習道德經

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倍加敦勸使有成益是知真理深遠弘之在人不有激揚何以勵俗諸色人等有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等委所繇長官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加甄獎今者真容應見古所未聞福雖始於邦家慶宜均於士庶其親王公主郡縣主及内外文武官等並量賜錢至休假之辰宜以素食用申慶樂諸道節度使及將士等亦惟此其兩京及諸州父老亦量賜錢同此勸宴其錢以當處官物克伊爾公卿逮乎黎獻宜勉崇玄化共復淳源宣布遐邇通明知朕意戊寅有慶雲見於亳州真源縣玄元皇帝廟燕有白鶴翔於廟門樓

八月丁亥陵州奏開元觀老君真容見儀象分明道士十數人皆見久之方隱請頒示天下從之甲午命有司於興唐觀設齋自內迎玄元皇帝真容於觀宰臣百官悉行香有慶雲見侍中牛仙客中書令李林甫上表賀日伏以玄元孚祐聖感潛通將垂介福必有丕應頃屆初夏微陽暫憊自慶協已來頻降膏澤變茲秋稼成此豐年又數日陰雲通宵澍雨聖容將出天景廓清加以霏煙在天瑞氣捧日元符稠疊若此再三惟皇祖之降靈表吾君以大慶爰自古昔所

未嘗聞臣等何人覩茲明應伏望宣付史官帝曰卿等表言數事皆聖祖啓祐應以隨迎祗顧薄躬對越靈命編於史冊隨卿意焉

九月御與慶門數親試明道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問策曰朕聽政之暇嘗讀道德經文列莊子其書文約而意精詞高而旨遠可以禮國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盛加之古今異宜文質相變若在宥而不理外物而爲行遂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國聖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絕未知

其旨道德經曰絕學無憂則垂進德修業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又違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折廉壁襲無贏且申其義莊子曰括與支交相養明微其言使一理混同三教兼舉成不易之則副虛佇之懷有姚子彥蘄能元載等策入第各授之以官

十二月勅曰朕每念黎庶無忘餐寐與其家給而足富而且壽仙濟之方莫爲道教大聖垂範微言粲然遵而行之其應何遠况時將獻歲萬物發生既叶陽和或存惠養宜令天下諸觀起來年正月一日至年

終以來嘗轉本際經其四大齋日每百官齋之日嘗  
令講誦庶澤及無外稱朕意焉是年皇太子奏曰臣弟兄奉恩旨共造大  
玄觀庶憑神力永保聖躬望精選二七人度為道士  
上日道貴清淨必在人弘念爾等勤誠用依來請  
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門之南丁汝璿家有牛忽  
變成青牛事符仙瑞請頒示中外許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四

尚黃老第二

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甲寅陳王府參軍田文秀上  
言曰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  
尹喜故宅帝遣使旁求於函谷故關令尹喜臺西一  
百三十步發之而得時文武百官及宗子僧道咸上

表以符瑞感通韞匱真寶潛應年號先天不違願崇  
徽號光昭典禮累表入帝固辭不受壬申乃下制曰  
神之降休禮無不答永言禋祀必在躬親朕粵自君  
臨載弘道教崇清淨之化暢玄元之風庶乎澤及蒼  
生時臻壽域積以歲月未嘗懈怠豈謂微誠感通烈  
祖降見乃昭靈命是襲寶符因而求之應言而獲亦  
既至止果表殊徵諒惟祕詞不可詳說然邦國大慶  
何以過焉是知神仙所緘造化同固爰初有待經韞  
匱而多時潛應改元若符契之相合景福攸介祗畏  
良深而群官宗室抗疏於外元良諸子屢請於中逮

夫緇黃兼彼耆老以至懇誠不已前後相仍願加天  
寶之名用益開元之號顧惟菲薄曷以當之然則玄  
元在乎欽承人心難以推拒順天從衆義協至公敬  
依所請實用多愧斯蓋上玄厚載爰及百神孚佑効  
靈協於睿祖幽贊惟新之歷克彰永代之祥宜遵記  
典式陳昭報以來月十五日祔玄元皇帝廟

二月乙酉置玄元皇帝廟辛卯親享玄元皇帝於新  
廟京城斷屠宰是月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  
入上聖

三月丙申追號莊子爲南華真人所著書爲南華真

經庚子帝曰莊子號曰南華真人其文列庚桑宜令  
中書門下更討論聞奏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莊子既  
號南華真人文子請號通玄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  
庚桑號洞虛真人其數子并望隨號稱經從之門下  
侍郎陳希烈奏曰臣伏見今年二十日恩制以莊子  
號南華真人書曰南華真經然真經所說皆理身之  
要發明與義有十萬玄言祖述道經含五千微旨昔  
嘗侍講跪演經文至於七篇陛下顧謂臣曰其篇有  
養生主已悟長年之術其次有德充符豈無非嘗之  
應臣稽首對曰陛下德克於內符應於外發言之後  
必有大慶以應之後篇之中所謂應帝王之篇是也  
今玄元皇帝果降靈符彰寶祚無疆之福含真人知  
來之旨尊以稱謂陳其象設希代之禮曠古未聞臣  
於此經宿願深重受持讀誦三十餘年作禮焚香庶  
俾神化獲逢殊慶倍百嘗情特望宣付史官以昭靈  
應許之

四月戊寅詔曰化之原者曰道道之用者爲德其義  
至大非聖人孰能章之昔有周季年代與道喪我烈  
祖玄元皇帝乃發明妙本汲引生靈遂著玄經五千  
言用救時弊義高象繫埋貫希夷非百代之能儔豈

六經之所擬承前習業人等以其卷數非多列在小經之目微言奧旨稱謂殊乖自今已後天下應舉除崇玄學士外自餘所試道德經宜並停仍令所司更詳擇一小經代之其道經爲上經德爲下經庶乎道尊德貴是崇是奉凡在遐邇知朕意焉戊子命有司定玄元廟告享所奏樂太嘗奏降神用混成之樂從之

六月制日大道先於兩儀天地生於萬物是以聖哲之後咸竭其誠今後應緣國家致命表疏簿書及所試制策文章一事已上語指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之字者並一切半闕宜宣示中外

九月詔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玄元廟天下准此  
十月詔曰善利萬物莫先乎大道孚祐兆庶實賴於尊經朕每念黎庶無忘惠養嘗與盡登富壽之域永無凍餒之虞所以去年具有處分令天下諸觀轉本際仙經逮至今秋果聞有歲自非大聖昭應孰臻於此宜令天下道士及女道士等待至今歲轉經訖各於當觀設齋慶讚仍取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已來依前轉本際經兼令講說其所設齋度慶亦宜准此庶使遠近蒙福如朕意焉



二年正月追尊玄元皇帝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兩京崇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又義陽郡築玄元皇帝宮獲玉石真人獻之

三月親祠玄元皇帝廟追尊遠祖制曰庇生人者必崇於大道受成命者實賴於前烈恭惟大聖祖玄元皇帝道光太極首出混元弘敷妙門廣運真化雖乘時御氣既超昇於上清而儲祉發祥每孚祐於來裔祚我寶運格於皇天爰自創業迨於茲歲頻彰嘉貺屢覩真容使夫天清地寧物阜人庶六氣時若四夷

來王皆聖祖之感也至道之應也成功不宰豈假於強名降福無疆敢忘於昭報是用薦徽號增禮冊獨潔以盡敬躬親以致誠意既昭格良深感慶宜因展事更廣揚名夫聖人之生乃先天地應變無體其德猶龍雖冥冥之中初不知誰之子而誕靈之後亦必有先聖祖父母著在圖諜母益壽氏已崇徽號曰先天天后父周正御大夫敬追尊爲先天太皇仍於譙郡置廟自餘事已上准先天太后廟例且聖祖所理本在諸天將欲降靈固宜取象况惟帝號豈可各官其玄元官宜爲太清宮西京改爲太清宮東京改爲

太微宮天下諸郡改爲紫極宮兩京宮內道士取先  
抽有道行者一七人自餘於新度人中簡擇取添滿  
三七人爲定額仍各賜近城莊園各一所並量賜奴  
婢等其道士女道士先令司封簡較不須更隸宗正  
寺所置崇玄署宜停古人制禮祭用質明義既取於  
尚幽情實緣於既歿我聖祖湛然嘗在爲道之宗既  
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聖祖宮有  
昭告宜改用卯時已前行禮朕深唯復朴將致無爲  
嘗恐至理難明玄風未暢不有時習焉能化成自今  
已後每至三元日宜令崇玄館學士講道德南華等  
諸經群公百辟咸就觀禮庶使軒冕之士盡弘南郭  
之風寰海之內咸爲大庭之俗其崇玄館太學士宜  
賜物一百疋學士賜六十疋直學士四十疋宮內先  
配住道士各二十疋宣布中外令識朕懷初太清宮  
咸命工人  
於太白山采白石爲玄元聖容與玄宗聖容侍立  
於玄元右皆依王者衮冕之服繪絲珠玉爲之

五月蘇州刺史鄭長裕奏新作玄元皇帝宮有九井  
自然羅列在宮院內差池階宇洞徹嘗盈汲用不竭  
窵合譙宮九井之數望宣付史館頒示天下從之

九月譙郡紫極宮宜准西京爲太清宮先天太皇及  
太后廟亦並改爲宮

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帝等身天尊及佛各一

四載正月甲子帝於內道場爲兆庶祈福親撰黃素文登壇其文騰空自飛上天空中有言曰聖壽延長丁卯皇太子諸王上表賀曰今月六日伏見陛下昭告上帝陰隲下民勤恤蒼生克成黃素况靈丹神合祕藥天成聿修增壇奉以行事肅恭展禮飛章騰踊而入雲虛空有言聖壽靈長而象岳休祐靈感曠古未聞伏望宣示朝廷錄付史館手詔報日頃以獻歲親祠百靈豈精至之上昭而禎祥之屢應神言報休徵之慶黃素飛雲漢之間皆宗社降靈福流寰宇豈予微感獨能致之所請宣示朝廷光于史冊者依二月辛未中書門下奏日臣等昨十二日因奏事親奉德音朕以正月甲子日爲萬姓祈福初登壇時疾風甚勁及行事之際則恬然清謐又朕親撰黃素文置壇所案上竭誠陳請須臾騰空飛上空中忽聞有言報朕休徵論蒼生福慶及行禮事畢又風起如初朕近於嵩山所鍊藥成其時亦置於壇側及夜左右方欲收藥又空中聞語諸靈官雖已赴大同殿其藥且未須收此自監守言聲甚厲其左右祇承及道士

等聞者莫不驚悚以達曙之後乃收其藥朕爲蒼生  
祈福有此殊應與卿等同慶者臣聞上天之載雖曰  
無聲聖人所感必將有應陛下精誠契道深仁被物  
親祈介福用濟群生法事既陳疾風旋止聖詞上告  
祕錄騰飛遂降神言屢呈昭應始則孚祐下土報黔  
庶之和平終乃垂護靈丹表皇期於萬億人聽所接  
神休莫踰希微之地屢有昌言感應之功不惟幽贊  
殊祥特異振古未聞諒天意之合符豈山聲之足比  
無疆之慶萬國同歡况在微臣實倍嘗品伏望編諸  
簡策宣示中外帝手詔報曰朕精修道源爲人祈福  
雖則每多昭應若此之殊祥豈聖祖揆予之無私靈  
真貺我之誠感遂得休徵之應出自神言勤請之詞  
上飛空境永惟虛薄何以當茲然福逮蒼生深爲慰  
也所請者依

甲午崇玄館學士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伏見太清  
宮道士蕭從一云今日五更欲於殿上焚香行至三  
清門忽有一片紫雲從空下兼有異嘗音樂忽然如  
夢身心驚駭見空中有異人兼仙童玉女謂從者曰  
我是玄元皇帝可報吾孫汝是上界真人令侍吾左  
右吾冥使天匠就助成就訖長衛護汝受命無疆災

害自除天下安樂言訖隨雲氣便入殿門謹案諸道士學生皆稱今日凌晨於三清門外見道士蕭從一鞠恭唱喏三四聲有紫雲及音樂移時不散伏惟陛下虔誠奉道福祐所歸置玉石真容侍聖祖左右仙藥下慶天將助成紫雲徘徊移時不散空中有語所報非嘗言聖壽之延長億萬載之無極伏望宣付史官帝手詔報日續承丕業遵修玄訓精誠之至與在希夷寡昧之德寧期昭應恭惟聖祖屢降真容仙衛接於雲間郊駕迴於天路又賜以無疆之壽且欣以助成之言嚴奉神休良深祗慶所請者依

四月癸巳詔曰尊祖奉先必在於崇敬辨儀正禮所貴於緣情伏以大聖祖玄元皇帝御氣升天長生久視體重玄而不測與元化以無窮真容屢見寶符仍集恭惟孚祐實表嘗存比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爰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人陳筵祝既非事生之禮皆是降生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後每於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其告獻辭及所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文奏

七月丁巳蜀郡上言道士鄧紫虛投龍設醮於江渾

有大蛇長一丈自潭遊出文采五色有異嘗地其上  
又有慶雲紛郁望編諸史冊從之乙卯詔曰王者天  
其祖學者父其師義有尊崇情歸孝敬况我玄宗道  
要無名象先猶龍莫測昔嘗問禮烹鮮有論歷代攸  
尊永惟重玄衆教之父者也朕續承聖緒祗服玄言  
乙夜觀書將求於道雖理歸絕學信無取於筌蹄然  
垂代作程義必存乎文字俾之大順亦合禮經其墳  
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南華等真人猶稱舊號者並宜  
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亦宜以道德經列諸經之  
首其南華經等不須編在子書仍即令集賢院審詳  
改定應舊號并科目訖具宣付所司仍頒示中外  
五載正月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昨二日緣  
告獻大聖祖宿齋時日抱戴又今日告限後有紫雲  
從殿上起向東南飛光照清宮色蓋仙宇久而不散  
二月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謹案高上本  
紀太聖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  
即大齋之日請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  
從之

十二月巴東郡興山縣之巴東公山有石自開其中  
有石堂及天尊儀像幢蓋侍童皆自然具足

六載正月詔曰崇我祖訓其惟道門將以福助生靈弘拯天下諸觀道士等如聞人數全少修行多闕其欠少人處度滿七人並取三十以上灼然有道行經業者克仍令所繇長官精加試練採訪重覆勿使踰濫度訖挾名奏聞其諸觀有絕無人處亦度三兩人准此簡試

七載三月詔曰朕刻意真經虔誠至道既憑玄祐永錫黔黎每朝禮三清則宵衣忘寢或齋戒一室則蔬食精專不以勤躬爲儉務以徇物爲心况於宰殺尤加惻隱自今已後每月十齋日不得輒有宰殺又聞

間閭之間例有私社皆殺生命以資宴集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亦宜禁斷又詔曰朕每以道原有屬思竭精誠經教所在豈忘崇奉且宗其道者師其人行其教者尊其禮晉瑯琊王公府舍人楊真人護軍長史許真人丹陽上計掾許真人皆道著妙門感通玄關降高真之跡爲上清之宗後漢張天師教達元和德宗太上正一之道幽贊生靈梁中散大夫貞白陶先生高尚塵表博達玄微綜緝真經俾傳後學並令有司審定子孫將有封植以嗣真也天師冊爲太師貞白冊贈太保其天下有洞宮山各置壇祠宇每處度

道士五人并取近山三十戶蠲免租稅差科永供洒掃諸郡有自古得道升仙之處雖先令醮祭猶慮未周每處度道士二人其靈跡殊尤功應遠大者度三人永修香火其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長充修葺掃洒應天下靈山仙迹並宜禁斷樵採弋獵如聞山林學道之士每被搜括且法之防邪本有所以至於宿處妖訛亡命聚衆誘陷愚人故令禁斷郡縣遂一槩迫逐使至道之士不得安居自今已後審之清潔更不得恐動以廢修行

十二月戊戌聖神玄元皇帝降見於華清宮之朝元閣乃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昭應縣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玄德公仍立祠宇以時祭享

八載六月玉芝產於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君云有玉板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而得之制曰推乾圖者必稟於元命宗道本者允屬於強名是知順物承天諒通昭感之德報功尊祖貴叶崇高之義朕祗荷丕業恭臨大寶何嘗不宵衣滌慮菲食齋心奉玄聖之垂範爲蒼生以祈福自頃昊穹眷命至道降



休玉芝再產真容屢見嘉應薦來周知攸谷豈謂玄  
記陰陽秘牒混成懸徵造化之源密紀靈仙之洞虛  
崇真籙昭錫朕躬初驗神傳竟彰天授幽深異吐既  
殊於人代朴略其象固絕於名言緬覲皇圖欽承道  
寶徵旨有屬寅畏增深思申嚴敬之誠以崇久大之  
業謹上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仍以來  
月五日朕親奉册禮

閏六月丙寅帝親謁太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  
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丙辰詔玄宗竅本實備微言  
垂範傳學將弘治化朕所以發求道之使遠令搜訪

因聽政之餘親加尋閱既刊訛謬爰正簡編必在闡  
揚以敦勸道今內出一切道經宜令崇玄館卽繕寫  
分道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内諸郡轉寫其官本便留  
採訪郡一大觀持誦聖人垂訓蓋先於道學者宗本  
必有其師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爲教首雖考言比  
德理在難名而問禮叙經迹彰親授恩廣在三之義  
用崇得一之尊宜於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儀  
象與四真人列侍左右且道降真符天有成命藏之  
於密則取固名山彰之以顯則發祥星洞况靈仙所  
集宜表殊休太白山可封爲神應山所繇四時祭祀

其金星洞改爲嘉祥洞所管華陽縣仍一洞置一祠  
宇仙人臺下置一觀兩京并十道於一大郡亦宜置  
一觀並以真符玉芝爲名每觀度道士七人修持香  
火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王鋈以才受委以忠奉上  
項命精求石記克協神心宜旌乃誠俾正章綬特與  
三品其李渾等三人既親傳真誥因獲元符當有甄  
命用旌福應宜令中書門下量其所能具狀奏聞是  
日大赦制日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  
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  
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

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  
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  
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  
其嘗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十二月啓聖宮琢玉造聖祖大道玄元皇帝真容及  
帝真容

九載正月東京留守上言清河郡人崔以清今載元  
日平明於天津橋上忽見紫雲爲蓋五色雲中前有  
音樂後有響梵其中有一人着黃衣乘青牛口云我  
是太上李老君有天應云三玄在汝本望自馬河南

紫微山上得鼎處南一百五十步火急發取汝帝得之有同三光有四句異言莫傳於人汝自見帝乃可得

二月甲戌吳郡太守林祥上言所部造真符玉芝觀於李樹下發得聖祖尊容不勝大慶請宣付史館許之壬寅華陰郡奏白鶴見於西岳五福峯甘露降大羅峯之醮壇白鹿見於大羅東南峯駕鶴嶺衛叔卿之得仙處請付史官從之

三月丁未詔曰宜於丹陽郡江寧縣簡擇形勝處創置一觀度道士七人委太守精擇灼然有行道者具

名錄奏

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玄元皇帝降見言寶仙洞中有妙寶真符詔刑部尚書王倕等獲之

十一月制曰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微宮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

十載正月有事於南郊於壇所大赦自今已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具羽儀鹵簿公卿引入親受祝板乃還清齋所四月帝於內道場親教諸道士步虛聲韻道士玄辨等謝曰臣自凡愚生逢大聖服膺真教庇影玄門謬

得侍奉禁闈恭承待問夙夜兢惕將何克堪伏見陛下親教步虛及諸聲讚以至明之獨覽斷歷代之傳疑定麟驥於海陸分景鏡於真僞平上去入則備體於正聲吟諷抑揚則宛仍於舊韻使詠之者審分明之旨聞之者無譌舛之嫌妙協鈞天克諧仙唱伏以靈章本趣理固如然但爲流傳人間訛謬滋久非應道之主孰能正之是可以振暢玄風發揮聖作臣忝趨仙禁預聽正聲欣戴之誠倍萬嘗品特賜編諸史冊宣示中外帝曰一時之事何足言焉所請者依六月戊辰中書門下奏曰臣等昨於勤政樓下叙立

恭聞德音今日又道門威儀王虛真奉宣聖意伏承陛下奉爲五聖寫一切道德經五本於太清宮興唐東明龍興觀各置一本仍各賜絹五百疋以申慶齊臣等伏以至理本乎無爲乃隱言以演教孝思存乎追遠必精意以報親陛下欽崇道元虔奉先聖更抒睿思刊定真經玉軸瓊輪旣懸之於日月玄宗與旨方下濟於雲霄罔極之情因心知至無疆之福有感必通式明孝經之誠更闡上皇之化卽知北極之字期悟俗於群迷南薰之風思濟人於壽域凡在士庶孰不歡欣臣等謬列台司幸叨宮使感悅之極實萬

嘗情無任忭躍之至望宣示朝廷編諸史册手詔報  
日朕躬承丕業稟訓玄宗霜露永懷感思罔極伏以  
三清設教五聖在天克奉先靈同心薦福今玉版瓊  
章傳之洞府雲囊縹帙列在仙宗庶以展永慕之心  
兼以播淳風之化編於簡册實用愧焉乙亥中書門  
下奏日臣等今日因奏事伏承昨日辰時大同殿前  
鐘樓上忽聞鐘聲其殿院嘗荷閉內更無人即令檢  
覆其鐘樓門及殿院門皆閉須臾其鐘又鳴如此者  
三度聞鐘聲響六十下其聲清徹特異人間左右侍  
臣及女道士等皆聞伏以至順通微蘊虛無以爲用  
虔誠上達應精感以交符陛下端拱清穆欽崇道寶  
尊玉皇之像未明而朝謁寫群經之字乙夜而玄覽  
雖高居於紫極嘗屬念於群生故得契協希夷跡多  
靈異雖仙樓未啓而神鐘自鳴不俟鯨魚之擊徹響  
於雲漢宛同鸞鳳之音諧韻于金石實表群仙效祉  
玄謁呈祥通圖牒而罕傳貫古今而未有臣等幸參  
近侍竊聽休徵欣躍之誠實萬嘗品無任慶忭之至  
謹奉狀陳賀以聞仍請宣示中外編諸史册帝手詔  
日朕齋心大同經觀真蹟豈精誠遠感而休應薦臻  
今九華之鐘三清徹響聲聞金石氣含虛無是知紫

宸之宮雲輶降集青童之府烟景來遊將合律於雲  
璈表同和於陰則靈仙坐接福壽昭然永惟嘉祥良  
深慶慰所請依

八月黔中郡上言紫極宮慶雲見斬春郡上言天長  
觀聖容玉石蓮華座上產紫芝一本七莖

十三載二月親獻太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  
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又詔太清宮  
闕聖祖仙居頌告休徵屢貽啓迪不有優異豈表殊  
常其本宮道士宜各賜物三十段道門威儀王虛真  
賜物五十段陪位大德各賜物二十段

十四載四月道士王虛真卒贈洞微先生虛真東明  
觀道士以籙得見帝方崇玄言頗重之俾爲道門威  
儀翰林供奉賜紫帔監領諸道士及卒帝甚悼之  
十月御注道德經並義疏分示十道各令巡內傳寫  
以付宮觀

十五載九月帝在蜀令道士於丈人廟修醮壇有蛇  
見於廟前頭有兩角山上明燈自然明照

肅宗至德二年庚午通化郡上言玄元皇帝真容見  
十二月詔天柱山老君廟改爲啓聖宮

乾元元年二月旱於曲江池投龍祈雨又令道士何

智通於尚書省都堂醮土神用特牲設五十餘座右僕射裴冕及尚書侍郎官並就位如朝儀

四月丁未內出皇帝寫真圖自光順門送太清宮諸觀道士都人皆以棚車幡花鼓樂迎送

二年十一月殿中監成國公李輔國奏大明宮三殿前設河圖羅天大醮其夜及晨有龍見於御座禱宛轉鱗甲脚迹遍於禱上以其禱示朝臣

上元二年七月癸巳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丁酉遣公卿百寮悉就觀設醮講論自宰臣以下賜錢有差

九月詔曰國之大事郊祀爲先貴其至誠不美名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爲能享今以玄元孚祐至道爲心將臻太和不欲多殺禮樂殊制孝敬同歸圓丘方澤任依嘗享薦宗廟祭祀但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隣之祭

代宗寶應二年七月壬寅群臣上尊號壬子大赦改元制河南河北僞度僧尼道士女冠並與正度大曆三年七月增置崇玄生員滿百員

七年二月光天觀道士簡較殿中監冲虛先生申甫上言請下制誠天下道士增修道法許之四月申甫

又上言玄真觀開元觀望天觀並載先帝聖謚請至  
講日各于其觀行香從之

八年正月乙未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  
宜度滿七人三十以上者更度一七人二七以下者  
更度三人

九年四月丙戌肅宗忌日度尼僧道士凡二百餘人  
十一月潤州上元縣石頭城新置大曆太乙之觀選  
道士七人住持

十二年十二月詔天下仙洞靈跡之處禁樵蘇

十三年乙巳新作乾元觀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遠

祈福上資肅宗也其地在皇城南長興里本涇原節  
度使馬璘之宅璘初創建是宅重價募天下巧工營  
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璘將卒抗表獻之帝方軫懷  
罔極欽崇道福以其當皇城形勝之地墻宇新潔遂  
命爲觀加乾元名焉先皇尊號也仍遣道門威儀申  
甫司其事

德宗貞元五年三月詔曰釋道二教福利群生館宇  
經行必資嚴潔自今州府寺觀不得俗客居住屋宇  
破壞各隨事修葺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巳酉朔親薦獻于太清宮



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師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距禁城因是開複道爲行幸之所又以內庫絹千疋茶千斤爲興唐觀城複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千石克修道教之費

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九輦以賜興唐觀

穆宗長慶三年十二月以內庫錢一百貫賜太清宮道士人一千

敬宗寶曆元年七月命左僕射平章事李逢吉攝太尉克孟秋薦獻大聖祖于太清宮

八月癸丑幸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羔給茶絹有差已巳以道士劉從政爲簡較光祿少卿賜紫并號昇玄先生

十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程攝太尉克孟冬薦獻大聖祖于太清宮

十二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實易直攝太尉克季冬奏祥瑞于太清宮

二年三月戊辰命興唐觀道士孫準入翰林

五月賜浙江送到絕粒女道士施于微紫衣一襲絹六

百疋銀器二百事命中使却送歸本州帝前後累訪  
貞隱唯子微粗有修養之術故其去也獲厚賜焉癸  
未命內官張士清押領光順門進狀山人杜景先赴  
淮南浙西江東湖南嶺南等道訪求藥術之士仍送  
景先衣一襲絹三十疋甲午賜興唐觀錢二萬貫玄  
道士劉從政脩院

九月庚午命兩街供奉道士趙嘗盈等四十人於三  
清殿修羅天大醮道場

十月丙寅以太清宮道士趙歸真充兩街道門都教  
授博士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戊子詔曰聖人立極教本奉先  
王者配天義惟尊祖我太祖玄元皇帝肇開寶運垂  
祚有唐致六合於大同濟群生於壽域保茲鴻業實  
賴貽謀如聞亳州太清宮類經水潦頗以摧毀永惟  
誕聖之地敢忘崇本之誠宜令宣武軍節度使李程  
兼充亳州太清宮使仍委漸加修葺以時致敬稱朕  
意焉

開成二年正月召麻姑山女道士龐德祖自錄臺門  
留止玉晨觀

武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勅三月十五日玄

元皇帝降生日宜爲降聖節休假三日  
會昌六年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微宮初成玄元皇帝  
玉聖容玄宗肅宗皇帝玉真容已令移就位請差右  
散騎嘗侍裴泰章充使陳薦維新之意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太清宮使柳璨奏修上清宮畢  
請改爲太清宮從之詔曰玄元皇帝肇基聖緒敷祐  
神孫璿派靈長共乾坤而莫極瑤圖貞固與日月而  
無窮是以我朝追崇奕葉昭祀禮因尊祖爰陳恭敬  
之文事匪求真且異虛無之旨比者嘗如九廟別置  
一宮東遷以來欲修奉而未暇北觀之內遂薦享以

從宜每備粢盛靡稽故實祝史正辭而追遠雖屬猶  
龍宰臣肅拜于當陽如求罔象徒陳玉學莫對瓊儀  
璨練達舊章振舉重職爰思改作頗謂協宜庶不憊  
而不忘致來格而來享又尋玄圃如得瀨鄉古殿密  
清喬木蔭翳可以仰規紫府便號清宮拾短從長斯  
爲智士尋源正始實賴賢臣合議允俞殊可嘉獎  
十月司天台奏星文變見請於太清宮建黃籙道場  
從之

三年六月辛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  
日權奏請玄元觀改爲太清觀又別奏在京弘道觀

爲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郊禮先謁聖祖廟弘道觀既未修葺玄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邙山老君廟一所其玄元觀請折入都城於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則車駕行事得禮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五月帝出師北門請雨於聖祖玄元廟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左輔闕趙明吉上言曰竊見天下宮觀久失崇修蓋自朱溫篡逆以來例多毀廢請下諸道應本朝舊置宮觀近經毀折者皆勒修增以

奉祖宗以弘孝治光陛下中興之業顯國家大道之源復我真宗貞茲永世其兩京宮觀有公田乞免科索俾充齋糧以給正名道士庶懇志焚修香火期上玄之福祐

九月宗政卿李寶上言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宮殿處請依修飾從之

三年正月中書奏假寧令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聖節休假三日準會昌元年二月勅休假一日伏請准近勅從之

四年十二月壬子勅尊崇聖祖修飾道官既復其名

固難無額宜令所司依舊造上清宮牌額懸掛兼京城內金真觀仍改名崇道觀亦准上給換牌額以老君廟久無牌額故也

長興四年七月帝遣和小康召道士二十人於中興殿爲金籙醮七日而罷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河中修五老觀

晉高祖天福四年五月庚辰廢華清觀爲靈泉觀

九月辛卯召道士崇真大師張薦明錫以繒帛薦明燕人也少爲儒遊學河朔漁獵莊老故性與道俱其後雲衣星冠奉自然之教帝素尚玄元御極之初數

數召見帝問曰道可以治世乎薦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惚兩儀而稱德得之上者爲道得之中者爲仁義得之外者爲禮智信外而失之非人也得其極者尸居社席之間以治天下豈止乎世者也帝遂延入內殿講老氏道德經召宰臣馮道授卷而聽道曰道士講老子僧人受戒令文有之不可輕也帝遂禮之爲師益加崇重嘗聞宮中奏時鼓乃曰陛下聞鼓聲乎守一而已夫絃匏金石其聲十二其黃鍾也唯合於黃鍾其不應者五十有九出乎多門也鼓之爲音也奚其間然無宮商無角徵無羽無變和而

契之其一故也人能混成於心則天地俱矣何患世之不淳哉帝繇是虚心致靜尊道貴德故每一召見多所頒賜

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

漢隱帝乾祐三年右補闕蘇德潛上言臣聞道以至真爲本自然爲宗若不離嗜慾之源則安奏虛無之理况兩京道宮是國家崇福之地竊見道場所設齋醮無非蠲潔淨筵蓋表其精虔也訪聞道士皆有妻

孥携在道宮君止不獨傷於教法其實汗於清虛望特行禁止勅宜令御史臺嚴加告諭不得更然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命送華州道士陳搏復歸本州帝好黃白術有人以搏名奏者命華州送至闕下館于內庭居月餘凡所咨詢靡聞於外內放還所止仍令本州以時存省

五年六月內出御衣六百餘事錢四十萬羅縠百疋分賜兩街僧道令增修寺觀

六年二月幸太清觀觀所賜鐘焉先是於乾明門外新修太清觀既成帝聞濮州有一鐘其聲甚樞每擊

之聞數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故往觀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五

養老

禮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夏  
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必以八  
月諸物老成順其時氣以助養育天子袒而割牲侯  
王設醬公卿饌珍所以老窮不遺疆不犯弱衆不暴

寡明長幼之序興揖讓之風習鄉上齒之義備矣降  
及後世巡省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術故  
老或賜飲於端闕或迴輿於私室而又因靈休之集  
畢嘉祀之禮則錫以鳩杖賁之束帛登板授之職關  
石窳之封此皆介于景福終之以仁斯教化之大本  
盛王之令典也流於惇史豈不美歟

帝舜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殷湯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文王為西伯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

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漢文帝元年三月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

歲首不時使人存問老幼存省視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

將何以使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粥者

或以陳粟稟給也粥淖糜也給米使為糜粥也陳豈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

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使其條有司請令縣道或道

皆用此制也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

酒五斗其九十已上人賜帛二疋絮三斤絮綿也賜物

及當稟粥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



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

都吏循行都吏今督部是也不稱者督之循行有不如詔者二千石察視責

罰刑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之能

任其罪也又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

賜物令條中也

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民年八十復二等九十

復甲卒二等復二口之等也復甲卒不預革車之賦也

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

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

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

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以有

受粥法給米粟以為糜粥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

供養之事若者豫及之詞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申也

元狩元年四月赦天下賜民年九十以上帛人二疋

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元封元年登封太山還詔行所巡至七十以上帛人

二疋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賜高年帛

元康元年三月以鳳凰集泰山賜三老帛

二年三月以鳳凰甘露降集賜天下高年帛

三年春以神爵集泰山賜天下高年帛

四年三月詔以迺者神爵嘉祥賜三老帛人各二疋

神爵元年三月祠后土賜天下高年帛

四年二月詔以迺者鳳凰甘露降及神爵集賜天下

高年帛

五鳳二年三月鸞鳳集賜高年帛

甘露二年正月赦天下賜高年帛

三年詔以迺者鳳凰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賜三老帛

四年祠后土赦汾陽賜高年帛

五年四月賜三老帛人五疋

永光元年正月郊泰畤賜雲陽高年帛

三月赦天下賜高年帛

二年二月赦天下賜天下三老帛

建昭五年二月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鴻嘉元年二月賜天下高年帛

元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賜高年帛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赦天下賜三老帛

平帝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老致仕

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

四年二月大赦賜天下高年帛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之

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謂明堂辟

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眇眇猶微微也間暮春吉辰初行

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

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祖割執爵

而漱字本作酉從育與太祖廟諦下字音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

哽咽故置人於前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儀

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

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

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

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蓋

卹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三年二月立皇太子賜三老爵三級

八年十月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十二年五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章帝建初二年冬行饗禮以故司空伏恭為三老侍

中騎都尉周澤為五更

三年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三老爵人三級

七年九月幸鄴賜三老錢

元和二年二月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其賜帛人一疋五月詔賜天下高年爵三級

章和元年七月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

粥飲食月令中秋之令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疋以為

醴酪

和帝永光元年十月幸長安詔賜行所過三老錢帛

四年八月賜三老爵人三級

十二年三月賜三老爵人三級

十五年九月南巡賜所過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帛

元興元年十二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三級

元初四年七月詔日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邵縣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

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赦賜三老爵三級

李充為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帝嘗特進見賜以几杖

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賜三老爵三級

四年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三級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

三年五月大赦賜民間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大赦賜三老爵三級

二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大赦年八十以上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疋綿三斤

永興二年十一月按獵賜所過道傍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冬行辟雍禮以光祿大夫楊賜為三老

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為博士給事中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

遺年八十餘卒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八月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

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

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園關內

侯鄭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

為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

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化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言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

臣欽若等曰按晉書志二年行養老禮

晉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高年帛人三疋

永興元年三月大赦賜高年帛三疋

明帝太寧三年閏二月即位賜孤老帛人二疋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大赦改元賜孤老米人二斛

孝武太和五年六月賜孤老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

後魏太武時居虵侯羅結年百七歲為長秋卿後年

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築城

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騎馬詢訪焉

文成和平二年三月幸中山至於鄴遂幸信都輿駕

所過皆親封高年間民疾苦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

從役

四年三月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終其

年

孝文延興三年十一月賜高年布帛

太和元年十月詔七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又宴京邑耆老於太華殿賜以衣服

三年五月詔曰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冲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疋四年七月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儿杖稻米蜜麵復家人不徭役

六年三月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

十五年八月議養老

十六年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遜位以元爲三老以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詔曰

夫大道凝虛至德冲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隆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順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以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選朕既庸寡德謝曩哲老更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終歸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

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用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地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於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心之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遵所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膚則然仰稟先誨全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克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耄罔祿然稟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列其後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詔曰游五更養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疋穀五百斛勅大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



造甲第國有大事常璽書訪之舊癩發動手詔問疾  
太醫送藥時奚護爲外都大官詔以護年邁既未致  
仕令依舊養老之例

十七年八月帝南伐至泗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  
級

九月濟河詔雒懷并泗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  
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  
以上賜爵一級

十八年正月帝南巡詔相兗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  
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者不  
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疋

八月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  
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  
斛

十一月辛未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  
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  
爵一級

十二月丁卯詔郢豫二州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九  
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  
爵一級

老不能自存賜以穀帛

十九年四月幸彭城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老疾不能自存者賜穀帛

六月帝自伐齊迴車駕所經百年以上賜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

十月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縣令八十以上賜爵三級七十以上賜爵二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

二十年二月詔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

三月宴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曰國老黃耆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名賜鳩杖衣裳

二十一年二月詔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

五月泛渭入河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時裴安

祖爲河東州主管後閒居養志不出城邑帝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宣武景明三年八月以前大傅平陽公丕爲三老孝明熙平二年四月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

神龜元年正月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九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

正光四年七月詔曰達尊斯在齒預一焉崇敬黃耆先代通訓故方叔以元老處位克國緣自強見留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壯許其繫維今庶寮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弃其身言念勲舊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嘗外任或停私歷紀甫授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蒞民以終嘗限或新鮮縣吏或外任私停已滿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聞奏其有高名峻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吏

不恨歸於閭巷矣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  
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  
後周明帝武成二年六月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  
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甲戌詔先經有職官年六十以  
上及民年七十以上節級板授官

三年四月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以食  
之三老入門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  
老席於中楹南向大師晉公護升陛設几於席三老  
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公寧升

陛正舄帝升立於斧扆之間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  
醬豆親袒割三老食訖帝又親跪受爵以漱有司撤  
訖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帝後帝曰猥當天  
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正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  
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  
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日爲國之  
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  
興廢莫不繇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日治國之道必  
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正之道在

於賞罰而已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人無所措手足矣三老言畢帝再拜受答拜焉禮成而出

七月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錢帛又賜板授有差

建德二年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酌勞哲王明範朕嗣承洪業君臨萬邦驅彼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耄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受老職使榮沾邑里

宣帝時柱國閻慶於武帝朝抗表致仕慶旣衰老嘗嬰沉痾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嘗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

隋文帝踐極令皇太子就周致仕柱國閻慶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

煬帝大業五年二月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

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昭序鬻熊爲乘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龐眉黃髮更令收序務簡優秩無虧藥膳庶其卧治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

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祿廩以終厥身

六年四月帝在江都宮宴江淮以南父老頒賜有差  
七年二月詔曰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  
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板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  
唐高祖武德三年幸稷州召父老置酒高會賜帛  
五年三月宴京城父老賜帛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詔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  
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

十月幸隴州詔岐隴二州八十以上賜物百歲以上  
尤加優恤

五年十二月幸溫湯新豐賜高年帛

六年三月幸九成宮八十以上賜粟帛

五月宴岐州父老賜帛

九月幸慶善宮賜故老帛

十一年正月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穀帛

三月幸洛陽宮宴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

是年車駕在雒陽幸甄權宅禮高年也權潁州人精  
曉藥術爲天下之最時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賜

以粟帛被褥几杖因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五人  
十二年二月宴雒陽父老賜帛有差

十三年正月朝於獻陵三原縣人年八十以上賜物  
有差

十四年正月幸魏王宅賜同里老人物有差

十五年正月如雒陽所過州賜高年穀帛

五月并州父老請臨幸帝賜宴於武成殿仍賜物遣  
之

十一月蒐於伊闕詔所經之縣遣使存問高年賜帛  
各有差

十七年六月并州父老詣闕賀皇太子疏爵晉藩賜  
宴及物以遣之

十一月以貞石表瑞制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給酒米

十八年正月癸卯將以征高麗宴雍州父老百歲以

上氈被袍各一帛十疋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

五石八十以上物三段粟一石

十一月壬申至雒州遣使齎書詣鄭汝懷澤四州  
問高年宴賜各有差壬午宴雒州父老一百九十人  
於儀鸞殿班賜有差

十九年二月發雒陽經遼所經州縣高年賜粟帛幸

行次河陽女子呂年百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瓊  
帛袍各一綿帛十段次汲縣女子翟張並年百歲太  
宗幸其宅存問之賜物如河陽

三月次平棘張道鴻之廬賜以衣服道鴻性鄙野無  
他事行少時嘗遊名山得服食之訣居人間每餌金  
膏時年百四十六歲

十月次營州召父老年七十以上賜繒帛綾錦等

二十年幸并州引太原父老宴之賜物有差

二月發并州賜所過高年粟有差

七月幸靈州賜高年粟帛有差

八月丁卯見京城父老於北闕賜食及粟帛

二十二年三月至玉華宮賜所過高年粟帛

二十三年五月以甘雨賜天下八十以上粟帛

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爲皇后赦天下八十以  
上老人各賜粟二石帛三段百歲以上各賜粟五石  
帛十段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皇太子赦諸年八十以上各  
賜粟帛巳卯宴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賜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幸雒陽父老百歲以上賜氍毹被一具袍一  
領繇絹十段粟二十石仍遣使就家存問九十以上



各賜綵絹五段十月幸鄭州賜八十以上老人粟帛  
有差

閏十二月以駕幸東都詔所經處八十以上老人賜  
氈袍綿及粟有差

五年三月幸并州老人年八十以上板授刺史縣令  
并賜氈被粟帛各有差

龍朔元年九月駕幸河南縣婦人張氏年一百三歲  
遂賜絹三十疋氈被一具皇后太子亦親問賜以衣  
物及繒綵

乾封元年正月改元詔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假授刺  
史司馬量賜粟帛

總章二年九月幸岐州賜高年衣服粟帛

咸亨元年十一月將幸東都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  
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仍節級賜物及黃帔而遣之  
上元三年三月自汝州溫陽還賜八十以上老人帛  
弘道元年二月大赦天下老人百歲以上者板授下  
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者板授上州司馬  
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者板授縣令婦人量賜粟  
帛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籍田大赦賜老人年九十以上

板授下州刺史緋衫牙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  
綠衫木笏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引京師侍老宴於含元殿庭詔  
曰古之爲政先於尚老居則致養禮傳三代行則就  
見制問百年蓋皇王之勸人教黎庶之爲子朕寅奉  
休曆祗膺聖謨因秋歸而歲成屬星見於郊祀念其  
將至尤重乞言俾伸恩於几杖期布惠於鄉國九十  
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準式天下  
諸州侍老宜令州縣遂穩便設酒食一准京城賜几  
杖其婦人則送几杖於其家

三年十月詔古者親問百年義在養老其侍年老九  
十以上并篤疾各賜物四段綿帛各一疋

十一年正月車駕幸北都詔太原府父老八十以上  
賜物五段板授上縣令賜緋婦人板授上縣君九十  
以上賜物七段板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板授郡君  
百歲以上賜物十段板授上州刺史賜紫婦人板授  
郡君夫人

十一月親祠南郊禮畢大赦詔百歲老人賜帛五段  
粟五石縣令至其家存問給付

十三年十月東巡至濮州河南河北五百里內父老

各賜帛二疋十一月封禪禮畢徐曹毫汴許仙謙等  
州父老各賜帛二疋十二月至東都京兆父老拜賀  
各賜帛以遣之

十五年詔曰吏部選人有衰老不堪釐務者優其資  
致仕量賜多少粟帛

十七年十一月詔諸州侍老百歲以上賜綿帛十段  
九十以上賜五段八十以上賜三段

二十年十月祠后土畢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賜粟  
五石八十以上三石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  
授上州刺史九十中州刺史八十上州司馬七十以  
上所繇量給酒肉各令存問

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召京兆父老宴敕並宜坐食  
訖樂飲兼賜物

二十六年七月册皇太子大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  
上賜粟三石帛三疋百歲以上賜粟五石綿帛五段  
並假板授

二十七年二月加尊號大赦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  
板授下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賜粟五石絹帛五段  
九十以上板授州司馬婦人板授縣君粟三石絹帛

三段八十以上板授鄉君粟二石綿帛二段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者宜委  
縣官每加存問仍量賜粟帛侍丁者令其養母孝假  
者矜其在喪此王政優容俾伸情理而官吏不依令  
式多雜役使自今已後更不得然

三載十二月祀九宮貴神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以  
上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三段粟二石

六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賜  
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綿帛三段粟二石仍令  
長官存問

七載五月加尊號詔京城父老各賜物十段七十以  
上板授本縣令其妻板授縣君六十以上板授本縣  
丞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下郡太守婦人板授郡  
君九十以上板授上郡司馬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  
上板授縣令婦人板授鄉君仍賜酒麵

八載閏六月冊尊號禮畢詔高年給屬存養因時定  
式務廣仁恩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  
十以上宜各給一人充侍仍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  
嘗式處分

十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賜

綿帛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綿帛三段粟三石丈夫七十以上婦人七十以上絹帛五段粟二石

十三載二月册尊號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本郡太守婦人板授郡夫人各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婦人板授縣君各賜綿帛二段粟二石

肅宗至德元年卽位於靈武詔曰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侍老板授太守縣令仍各賜物五段

二年十二月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板授有差並賜緋魚袋授太守縣令

上元二年赦詔天下侍老未板授者與板授下代宗廣德二年二月親祠南郊禮畢大赦詔天下侍老九十以上板授刺史七十以上板授上佐縣令德宗興元元年六月發興元詔本府耆老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

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爲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事常建爲秘書並致仕仍給半祿料後受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絕帝念歸老之臣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自昕等始也

順宗卽位初大赦百姓九十以上板授及賜各有差仍令官吏就家存問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天下百姓高年賜米帛羊酒十四年七月冊尊號大赦委中書門下選黜陟使分巡天下百姓高年者頒賜有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十一月令鄭覃往鎮州宣慰其四州之內有高年不能自存者就給粟帛長慶元年正月郊祀禮畢赦制天下百姓高年者賜粟及綿絹有差

二月以盧龍軍節度使劉總歸詔管內高年不能自存差官就問給賜粟帛

臣欽若等曰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故事多闕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卽位制曰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免一子免役州縣不得差徭

十月德音有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曰敬老之規前王所重養親之道爲子居先應有年八十以上及家長有疾者宜免一丁差役俾遂奉養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丁亥制曰洪荒之內鄉黨之中宜弘養老之規式表問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八

十以上者與免一丁差徭仍令逐處簡署上佐官  
六年八月帝幸鄴都制管内耆老八十以上者並與  
板授上佐

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左監門衛上將軍李建崇  
右神武大將軍安伸左領軍將軍慕容業右領衛將  
軍劉彥章各賜紫欵正錦袍金塗銀束帶建崇等皆  
年七十餘太祖以舊將累為刺史留後老居班列故  
有是賜仍令每日內殿起居退就公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卷第五十六

趙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節儉

傳曰儉者國之寶也漢文帝曰吾為天下守財耳豈  
可妄用之哉蓋王者據神器之重託億兆之上在乎  
約費以足用崇儉以率下故古先哲王無宮室花園  
之飾無珠玉輿馬之玩衣無文綉食無兼味不視奇

怪之物不聽淫靡之音急於致理薄於自奉錄是風  
行草偃家給人足穢俗以之淳厚品物以之茂遂故

曰上節用則國富君無欲則民安斯之謂矣

黃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

臣欽若等曰卷中不載年月日

者並史闕文餘皆准此

帝嚳取地財而節用之

帝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

純一作絞太古冠冕圖夏名冕

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純衣士之祭服純讀曰緇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

不剪椽椽不斲

屋蓋曰茅茨以茅蓋屋也椽木名今之櫟木也

飯土簋獸土

刑簋以盛飯刑以盛羹土謂燒土為之

糲梁之食

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斗米為糲

藜藿

之羹夏日衣葛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帝舜甑盆無脰而工不以巧獲罪

言工不以工巧之事獲罪也

夏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黻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

宣王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作斯干之

詩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

遺福也大僕見在之

馬今當減留財足克事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

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嘗

恐羞之何以臺為今新豐縣南驪山頂有露臺鄉極

身衣弋綈弋阜也身衣弋綈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地帷帳無紋綉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

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霸陵文帝陵名又後漢書

云文帝處百姓於靈臺飾帷帳於阜藪或有譏其儉者帝曰朕為天下瘡財耳豈得妄用之哉又東方朔

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又後漢書王符曰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為韋帶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廩技巧官秩減乘輿廄馬

哀帝綏和二年即位詔三齊服綺綉難成害乘輿服

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

物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戊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

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乙亥詔省郡國御

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彫文游畋之具武帝承

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

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鞞斷詔以青麻代之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丁亥詔自頃戎車屢征勞費

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一

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贖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主廩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

成帝咸和七年七月丙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

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喪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上陵賜賞皆是死事勲績之家親戚受寵未曾橫有所及

文成和平四年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時開月命羸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改作

孝文太和十一年十月辛未詔起部罷無益之作出官人不執機杼者十一月丁未詔罷尚方綿綉綾羅之功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厨衣服金銀珠玉綾羅紬錦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阜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九月有司奏煎御香灑須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後周太祖性好朴素不尚虛飾常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

五年五月免妓樂雜役之徒皆從編戶

武帝保定元年二月丙午省輦去百戲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疎葛之表麤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况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

尊位朕甚慙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虛空誰與爲足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天和三年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建德元年十二月庚寅幸會道院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六年正月辛丑詔曰僞齊叛換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竊雕飾或穿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繁日陵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

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五月己丑詔曰朕欽承丕緒寢典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廈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緯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舍光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宮戊戌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都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薨宇諸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帝性旣明察少於恩惠凡布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櫺栢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隋高帝居處服翫旣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至以銅鉄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愴帝既躬體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為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為後戒自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庚申詔曰隋代離宮別館遊憇之所竝廢之

十月庚辰詔曰國初草創日不暇給凡厥禮儀鮮能盡備且生人未乂彫弊寔多至於畜產思致蕃息祭祀之本皆以為身窮極事神有乖正宜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祭神一揆其祭圓丘方澤宗廟以外竝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待時和年豐然後克循嘗禮

高祖凡所營為務從簡易服用取給而已

太宗貞觀二年八月乙未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康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恭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因請竟不許

四年十一月己丑戶部奏窘苦須麻十萬緡帝曰麻  
為鞞鞋得供國用自今窘苦宜以葛蔓為之又將作  
大匠竇璉修營維揚宮帝務存節儉璉乃於宮鑿池  
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帝聞之大怒遽令毀之璉  
又坐是免

十六年二月壬寅帝謂侍臣曰朕頃因覽劉聰傳聰  
將為劉后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  
劉后手疏啟請甚切聰怒解而甚媿之人之讀書欲  
廣聞見行之難也朕於藍田帝木將別為一殿取制  
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二十二年四月以頻造宮室務從卑儉終費人力帝  
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剪以為儉德不知堯時無瓦  
蓋桀紂為之若於無瓦之晨為茅茨者未為儉德不  
剪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朕今構采椽於椒風之日  
立茅茨於有瓦之時將為節儉自當不謝古昔省宮  
室之廣大役人功以此再思不能無媿

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戊子詔曰少府監非軍國所  
需宗廟之用竝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嘗貢珠寶者並  
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為雕鏤及貨鬻珠寶及金  
銀等物

龍朔二年六月癸亥詔曰比每誕育王子公主諸親  
慶賀多進錦繡纂組金銀雕鏤虛有糜費深乖節儉  
自今以後卽宜並停

玄宗先天二年八月戊午勅曰禮曰寧儉書戒無逸  
約費嗇財爲國之本至於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  
廣爲聚歛故非取樂之意况自徇於奢是不戒也心  
勞於僞是不經也殷監于此良用憮然自今以後兩  
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  
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二年七月乙未內出珠玉錦繡於殿庭焚之  
曰朕聞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雕文刻  
鏤傷農事錦綉纂組害女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  
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  
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  
得以有其民哉朕以眇躬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  
旰忘食未明求衣使反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  
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憊漕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  
咎故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誇尚浸成風俗夫  
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化上從實不從言是以  
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

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目玩錦繡而欲公卿  
節儉黎庶敦朴是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  
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塞本澄源所  
以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有司令鑄爲錠仍貯掌以供  
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竝宜焚於殿前用絕浮競  
至誠所感期於動天况凡百官有違朕命其宮掖之  
內后妃以下咸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  
素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如  
朕意焉戊戌詔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  
作錦繡珠繩織成帖縮二色綾綺羅作龍鳳禽獸等  
異文字及鑿擱錦文者決一百受僱工匠降一等科  
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宜停

十二年正月戊寅勅曰朕聞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豈徒誇詡時代眩聒耳目而已也自立雲韶內  
府百有餘年都不出於九重今欲陳於萬姓冀與群  
公同樂豈獨娛於一身且珠翠綺羅孰非珍玩嘗念  
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所服之服俱非綺羅  
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綈之制大帛之衣德雖謝  
於古人儉不忘於曩哲庶羣公觀此當體朕之不奢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宮女及狗狎鷄鷹鷄之類



宜卽停減屋宇車輿衣服器用竝宜準式珠玉寶劍  
平脫金泥織成刺繡之類一切禁斷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帝耕籍田先至於先農之壇因  
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  
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下詔曰古之聖王臨  
御天下莫不務農敦本實儉爲先蓋用勤身率下也  
屬東耕啟候爰事籍田將欲勸彼蒸人所以執茲耒  
耜如聞有司所造農器妄加雕飾殊匪典章况緝轅  
縹輓固前王有制崇奢尙靡諒爲國所疵請言思之  
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邪其所造雕飾  
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嘗式卽別改造庶萬方參  
獻知朕意焉

三月壬寅詔曰朕聞古者皇王乘時致理莫不上稽  
天象下順人心所以革弊移風推誠布化也朕自纂  
膺鴻業再復寰區何嘗不勤已勵精兢兢業業一物  
失所爰軫納隍之憂四方未寧深懷馭朽之惧頃雖  
浚革之令隨事每下而弛張之要未得其宜遂使人  
瘼尙繁寇虞猶梗有乖政本諒在朕躬用懷酌損之  
儀庶叶惟新之典自今已後當膳及服御等物悉從  
節減周身之外一切竝停武德中尙作等坊除造賞

物賜蕃客將士器物及軍戎祠祭所要餘並停  
上元二年八月壬申內宴宰臣已下內出妓樂不  
數人甚儉司徒兼中書令郭子儀等上表曰臣聞古  
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  
在化淳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繼  
成盛業備歷諸難功存造化澤被阡俗至於服用之  
飾言成聲樂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  
等伏蒙天恩幸霑內宴切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  
製儉薄頗爲逼下顧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  
惟睿慈允臻於道昔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焚外  
國之裘皆抑止於有餘匪謙讓於當分以今比古無  
德而稱况聖作物覩若自格言上行下效存於理體  
陛下以農桑未乂軍務猶虞思懲富教之錄率先儉  
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尙於茲臣等備位宰臣職當毗  
贊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下中外詔  
曰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格言爲重理道在茲朕志復  
淳源用濟海內振其玄化鏡以至清非謂艱難之時  
自崇樸素之本無聲之樂庶聞於四方曳地之衣將  
比於前古且率人而自我亦操水而銷金爲君之難  
事當乎增揚股肱之義務在乎弼違期於啟沃之功

不在延君之譽爲人上者此道惟當豈可付以史官  
宣恭中外載循來表殊匪朕懷翼日太子賓客韓  
木入奏因奉賀節儉妓樂衣無綺綉之飾食無珍羞  
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戊午勅尚食等厨三分量減一  
分所司不得輒有奏請至秋熟後任依舊式  
廣德二年二月乙亥南郊禮畢赦曰朕思素儉敦以  
淳風必約嚴章以齊侈俗其珠玉器玩寶鈿雜綉等  
一切禁斷

德宗初卽位大曆十四年閏五月癸未詔罷梨園使  
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餘人畱者隸太常

是月丙戌詔曰四方貢銀器有以金飾者去之

六月己亥赦曰乘輿服御量加減省務敦質素天下  
進獻事緣郊祀陵廟所須依前勿闕餘竝樽節歸於  
省約奇噐異服綿繡珠玉等竝不得輒有進獻

七月庚午詔王者不寶遠物所寶惟贐故堯設茅茨  
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  
王思齊朴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害人放利非  
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茲難得之貨生  
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先是元

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弘麗  
宅未甚逾制然衛公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鹿  
安史二逆之後法度摧壞大軍宿將競崇棟宇  
之飾無復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  
之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他室稱是既而璘卒於軍  
以喪歸京師士庶欲觀其宏麗假名於故吏投刺會  
弔者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  
皆毀

癸酉詔減服物供獻之屬以千數德宗始卽位德音  
屢下務存儉德内外人心皆獨其理

建中元年十月己丑詔減膳羞常貢之物

貞元二年四月辛巳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

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克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

寶朕不飾噐玩不尚珍奇當思反朴之風用明躬儉

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

瑟瑟玉名

三年正月庚戌詔内外諸親設祭於大行皇后並不

得假飾花果已後公私集會並宜准此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卽位甲子赦曰清淨者理

國之本恭儉者修己之端朕臨御萬邦方弘此道苟

可濟物予何愛焉宮掖之中宜先省約其後宮細人

子弟音聲人等竝宜放歸親族

憲宗元和五年十一月丙午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昨令有司經度資費多非意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羸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至於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陛下以至德愛人情存節用此實爲理之本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以爲無間然漢文帝欲起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修禮讓一歲斷獄纔百人幾致刑措前史以爲美談王用爲師表且簡則不勞人儉則不瘠財人安財足天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動務至理實天下蒼生幸甚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壬辰勅皇太子料宜權停敬宗以晉王位居冢嗣時方二歲已命有司供獻盡同儲副至是權罷之壬寅命毀放鴨亭子先是敬宗嘗於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子是日命毀之戊申幸教坊廻仰望仙門側有看樓十間帝

以不復遊御命毀之

二年五月庚子詔應諸道進奉內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綾纈雜物並折克挺銀及綾絹其中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

文宗銳意求理每與宰臣議政深惡侈靡故每下詔勅當以敦本崇儉為先庶乎上行下效之有漸也丁巳命內官赴漢陽公主等宅宣每遇對日不得廣種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三年九月辛巳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內官等不許著紗縠及綾羅等

自艱難以來風俗寢歸奢而不可制之帝姿性高雅始自登極時用服飾必以儉素為先思有以自近懲革飾是孜孜以留意其後駙馬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謂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為之卿不須為也

十一月甲午詔四方並不得輒以雜行樣難行非常之物為獻其於織麗若花絲布撩綾之類並禁斷勅到一月日機杼一切焚棄

開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公主並赴宴帝思節儉化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左右親幸莫敢踰越延安公主衣裙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滸待罪勅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

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澣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對六  
學士帝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  
宣宗春秋旣盛在藩邸時備知民間庶事延英對宰  
臣無不議及百姓又性嘗儉素先宮中每有行幸  
以龍腦鬱金藉之於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  
文帝

後唐明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卽位甲寅詔曰夫人不  
能自理立之君以理之豈可殫天下之租賦爲宮中  
之玩好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其餘任歸骨肉內官  
守闈掌扇量留三十人教坊音聲量留一百人鷹犬  
之事以備蒐狩量留二十人御厨膳夫量留五十人  
其餘任從所適內諸司務有名無事者竝從停廢  
天成四年四月壬寅武德使上言重修嘉慶殿請丹  
漆金碧以瑩之帝曰此殿爲火所廢不可不修但務  
宏壯何煩華侈尋改爲廣壽殿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  
鏤刺作組織之物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戶部尚書王權奏臣聞誠奢  
從儉惟經國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  
皇帝陛下開基創業應天順人顯崇朴素之風克

聖明之訓臣伏見諸侯奉貢九土勤王羅統則織履  
奇工器皿則雕鏤異狀文之錦綉雜以珠璣雖外表  
珍華而事近淫巧臣伏請特降勅旨頒下列藩自今  
奉貢其鮮麗匹段等酌其物料所直折進生白重絹  
可將一匹之鮮麗變數疋之縑繒又進奉銀器及鞍  
轡等竝不在雕鏤金玉其餘衣甲器械竝不在飾以  
銀裝布金彩如有鉤玦瓊處可將銅鐵代之足以換  
彼鮮明益其堅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  
可如山匪爲淳厚國風抑亦豐資天府勅王權素推  
華族方處重官觀四海之貢輸虛陳巧麗察五兵之  
器用枉飾珍奇不惟耗彼生靈寶且傷於淳素爰陳  
章疏將召和平宜乞敷敷明示誠約自今後臣察貢  
奉不得務其淫巧衣甲器械不得飾以金銀咸委遵  
行勿得踰越仍付所司

十一月湖南馬希範進金漆栢木銀裝起突龍鳳茶  
床椅子踏床子紅羅金銀線繡褥紅絲網子又進金  
銀玳瑁白檀香器皿銀結條假菓花樹龍鳳臺畫鼓  
等物又進含膏桃源洞白茅百靈藤渠江南嶽紫蓋  
峯白雲洞清花等茶又進蟬翼鍾乳頭香石亭脂木  
瓜丸一萬顆藥橄欖子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



斯何用耳藥茗可進而丸可食乎但地僻海曲習以成風來遠之道遽止爲難宜令所司與叔聞者服其儉德

漢高祖乾祐元年詔曰卑宮菲食前代之令猷革焉緜衣哲后之明德至於損上益下惜力愛人莫息煩苛漸期富庶所有乘輿服御後宮費用太官常膳一切減損在京及內諸司并天下州府除應奉軍期急切外其餘不急之務非禮營造竝皆停罷免致勞役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朕早在藩鎮嘗戒奢華今御寰區尤思節儉况國家多事帑藏甚虛將緩憂勞所宜省約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官闈器用竝從朴素太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此助軍國支費其珍巧織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羣輒有貢獻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竝宜停罷二月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鑲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太祖笑而賜之太祖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爲近聞漢隱與嬖寵嬉戲珍華寶玩不離於側覆車未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世祖顯德五年六月壬申宣徽院進呈御食物料之  
數帝因批出口朕之嘗膳所用物料今後減半餘人  
所食卽湏仍舊

冊府元龜卷第五十六

冊府元龜卷第五十七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七

英斷 明察

英斷

昔人有言曰世所以貴于將鑠耶者以其立斷也又  
曰果斷而行鬼神避之矧夫誕膺天命司牧黎獻裁  
萬樞而制百揆別九流而任衆職獨運陶甄之上下

令流水之源豈可以惑亂於衆多牽制於文義猶豫而不決雍容而無斷也乃有申大刑以聳羣聽折多言以建殊績達命以無畏任賢而不疑保侍臣之守節絕僭國以大義因機制變反權合道誠明申發成靈外布幽顯以之叶贊天地以之訢合志有所之事靡不濟傳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是之謂歟

漢高祖初為漢王與項羽爭天下羽將丁公名固即季布同

母異父之弟也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

曰兩賢豈相厄哉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

言而止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城丁公謁見高祖以丁

公狗軍中狗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

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武帝元光二年大行王恢建議擊匈奴六月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

李息為材官將軍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

于欲襲擊之單于覺之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

恢等皆罷兵帝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

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

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祗取辱固知還

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謂恢

逗撓當斬

軍法行而逗留畏縶者要斬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

恢行千金丞相

蚡蚡不敢言帝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

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帝朝太后太后以蚡

言告帝帝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

從其言如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

以慰士大夫心

或當得其輜重衆人也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於是恢聞迺自殺

後漢光武旣命隗囂爲西川大將軍時閔中將帥數

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

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二輔單弱劉支伯在邊

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移其

禮正君臣之義

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帝以天

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

明帝善和禮法令分明日受坐朝幽柱必達

魏太祖初爲曹公旣破袁紹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南

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况

衆人乎

文帝初爲魏王蜀先主聞太祖薨遣使報喪

文帝元龜 帝王部

并致賄賂之禮。因喪求好，勅荆襄刺史，  
絕使命。

晉武帝泰始中，涼州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曰：誰能  
爲我討此虜乎？司馬督馬隆曰：臣能平之。臣請募勇  
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隆下獄，有  
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驍騎將軍，封驍騎  
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  
亂當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自隆之西，音  
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  
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又嘗  
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郭彰，彰素嫉琦，荅  
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郎堪爲郎  
矣。遂決意用之。

元帝時，華當爲潁川太守，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  
奔敗，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帝所誅，以此爲疑。  
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  
况羣從乎？卽召當補光祿勳。

後魏道武皇始二年八月丙寅，朔帝征中山，自魯口  
進軍，當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帝問疫於諸  
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是時中山猶拒守，而饑疫並

臻羣下咸思還比帝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臣乃不敢復言

九月慕容賀麟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孝文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咸陽王禧對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帝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脩身改俗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帝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旣上代靈長願欲傳之來葉帝曰若然必湏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可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帝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此語一從正音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代之後伊穢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帝曰朕嘗

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士竟知是誰帝者言之  
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  
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  
章武王彬爲汾州刺史時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  
險謀反扇動徒顛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孝文大  
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靜恬必  
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督率  
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李冲爲尚書僕射時孝文  
引見公卿於清徽堂孝文曰聖人大寶唯位與功是  
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巖雖大  
構未成要自條紀畧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克蠻裔  
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  
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唯上古也  
則有周武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隕祚之  
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機其神  
乎朕旣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  
朕令征必尅此旣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不  
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異同冲對曰夫征戰之  
法先人之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  
今年秋稔百損當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

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孝文曰僕射之言非惟不合  
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  
理湏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  
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  
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  
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  
秋行無尅捷三君子竝付司寇

宣武時元正與劉芳爭權量事怒死降爲光祿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元正臨發帝引見於東  
堂勞勉之元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  
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  
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擬者與先朝尺寸  
乃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旣所執不經  
後議之日何待赴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齊初帝將東伐諸將多  
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  
朕當以軍法裁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僞涼李軌遣左丞鄧曉來朝  
發其書自稱從弟高祖怒曰李軌謂朕爲兄此乃不  
臣之迹當遣偏師往問其罪因拘曉不遣

是歲曉爲  
部下所擒



太宗爲秦王時有說高祖曰突厥頻寇關中者徙以  
府藏子女之在京師故也若焚燒長安而不都則胡  
寇自止高祖或之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以  
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焉隱太子巢刺王及裴  
寂竝贊成此計太宗諫曰檢仇孔熾作惠中華自古  
有之非獨今也周漢竝罹其難未聞遷徙都也今陛  
下聖明總一天下思皇多士帶甲百萬霍去病漢廷  
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臣秦備藩維尙使胡塵不  
息遂令陛下議欲遷都此臣之責也幸乞聽臣一由  
微効取彼頡利以謝中州三數年間必係單于之頭

柯有遽遷都也快犬羊一旦之情貽後人萬代之耻  
高祖大笑曰吾家千里信不虛也於是遂止

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及魏王泰旣廢黜太宗  
謂侍臣曰自今以後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悉兩棄  
之傳諸子孫以爲永制初太子承乾聞之益懼逆謀  
逾甚及承乾敗太宗讓之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  
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  
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是落其度內太  
宗因謂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經求而  
得也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

王欽若等言晉王承幹晉高宗也史官諱其名晉

王立泰與承乾可無恙也乃下詔貶泰為順陽郡王  
府寮為泰親狎者竝左遷嶺表

代宗大曆中宰相元載持權歲久寵賂日彰朝綱  
賞無不大壞帝思得正人為已腹心漸移載權以肅  
朝政錄是徵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  
赴闕延賞以地近先至除御史大夫適會前成都府  
司錄李少良與殿中御史陸珽等密上封事論載得  
失帝付臺問狀延賞疑懼不敢鞫遂託疾以避其事  
帝內不能平猶惜人望出延賞為淮南節度比栖筠  
至即日內制授御史大夫時宰臣不知帝用栖筠及

白麻出日內外震肅栖筠亦正身守道無所顧懼以  
辭任遇之恩四五年間載克位而已

德宗即位初劉文喜擅原州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  
守時方炎旱羣情騷動百官上表請赦文喜者衆矣  
帝皆不省文喜又使亞將劉海濱入奏於朝海濱客  
啟曰臣是陛下藩邸部曲豈從人逆乎必梟其首以  
獻今文喜所圖者節制而已願陛下與之文喜得所  
欲必怠臣計有所施矣帝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爾忠  
佇効我節不可得使海濱歸告而擊之如初遂殺文  
喜傳首闕下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脩內廊是歲孟冬爲魁  
罡不利脩作太史請卜他時帝曰殺塞從時詭妄之  
書勿徵乃命脩之

憲宗元和十年御史中丞裴度獻議請討淮西吳元  
濟是時王承宗居鎮李師道據鄆外順朝旨內實違  
命陰助元濟以爲輔車潛募死士候度趨朝姦發於  
通化坊之東街及導從奔散獨有傭者王義堅以拒  
之盜持刃斷義臂度雖被傷因得不死其日宰相武  
元衡遇害皆以議討元濟者故時論或欲罷度之官  
以安二鎮憲宗赫怒以爲罷度之官是姦計無遺朝  
綱不振因拜度中書侍郎平章事度亦以平賊報國  
爲已任

十一月辛卯詔釋忠武軍大將田頴宋朝隱之罪初  
韓弘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裔之壘烏禦  
之中數捨馳請救於李光顏光顏以小澗橋賊之保  
也乘其無備使田頴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墜  
斷是不克救烏及韓弘以光顏違命取頴及朝隱將  
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憐惜之光顏畏弘不  
敢畱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  
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帝赦忠信矯詔罪卽往釋

穎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帝謂弘使曰穎等違都統令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効及以詔諭弘弘不悅十一年正月方討吳元濟并王承宗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詔蕭俛竝以罷兵爲請時帝業於肆討故出徽俛職以懲言罷兵者

六月高霞寓敗于鐵城是日宰相入對相謂曰帝必有問未知所以對如何或言其不可復用兵狀及對帝曰不然夫一勝一負兵家嘗勢若帝王用兵卽不合敗自古何難於用兵累勝不應留此寇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耳卿等唯湏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物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得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計於是裴度之請必行言罷兵者亦稍稍止

穆宗卽位初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總頰獻表章請分割當管土地及進征馬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卿以下皆疑其詐帝獨推誠納之

後唐莊宗以哀帝天祐三年正月嗣晉王位遷太原四月召潞州行營將周德威歸晉陽時梁軍圍上黨梁祖自將兵至澤州旣見班師知其國禍以爲潞州

必取援軍無復再舉遂停斥侯梁祖亦自澤州歸  
帝知其不備籌之曰賊師寢謀 唯憚先帝今聞我  
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  
事幸聞變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  
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  
未方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遂率親軍直抵夾城  
梁軍大恐南向奔走投戈委甲噎塞行路俘斬萬級  
梁祖聞其敗也大懼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  
亡矣吾家諸子豚犬爾

天祐七年十一月梁祖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  
魏將夏謹兵三千分入深冀言懼幽州侵軼就糧守  
禦爲名既而皆殺郡兵鎮州王審遣使楊審謀乞師  
于帝帝集軍吏議出師之謀或曰鎮人首贊僞梁推  
崇僭竊稱藩納賂重以婚姻今又未見釁端必無離  
貳賊將蓄圖深冀趙人殊不枝梧量彼事情恐苞姦  
計兵者機事不可輕行但且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實  
知其病則與之師帝曰不然趙王比無經遠之謀繕  
甲治兵幸保一隅之地擾之則離叛姑息則稱藩逆  
溫雖及於前朝王氏不殊於曩昔當本朝承平之日  
猶或叛或臣逆溫雖納女和親未及壽安公主既懼

逆溫窺盜則思反不偷安况劉守光坐握勝兵逼於東境我又養兵練卒壓彼西隣南距逆溫僅餘千里我與守光合勢王公不得不憂昨告我乞盟必如此筭逆溫知吾和好人情固有猜嫌詭計發兵懼我合鬪我若遲迴不救則落彼彘謀既違要約之言又失輔車之勢勝負之理斷自予懷師出井陘破賊必矣乃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屯於趙州梁祖既令杜延隱等襲深冀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韓勅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前鋒會軍於魏州時汴之知數者仇殷謂梁祖曰是日太陰虧不利出師因命退軍

同光元年九月壬寅朔在朝城梁將段凝兵至臨河已南與騎兵接戰是時澤潞叛渙衛州黎陽爲梁所據自棄德勝澶州已西相州已南寇鈔日至編戶流亡稅額漸少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都盧文進誘扇契丹每過瀛涿恐草枯冰合深入侵攻又聞汴人將畱大舉帝深憂之召詔諸將吏謀其大難或對曰今汴人躁動但緣我襲取鄆州自我得汶陽以來須大將固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以臣料之得不如喪今若馳檄告諭梁主却取衛州黎陽以易鄆州指河

爲界約且休兵待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嘻行此謀則吾無葬地矣詔問郭崇韜對曰臣不知書不敢遠徵古昔可以時事言之且陛下十五年仗義興兵爲雪家仇國耻甲冑生蟣蝨黎人困輓輸今旣集大號河朔士庶日望平定中原纔得汝陽彈丸之地而不能有何盡有中夏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怨譟設若劃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自康延孝言事後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筭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決矣且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渡近自賊中來皆言汴州無備悉以河南精兵在段凝麾下王彥章師衆萬餘時寇鄆郊後旣以大軍臨我南鄙復又憑恃決河牽制我軍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鄆州外以彥章之兵朝夕侵寇內與姦人搖動幸有變生此汴人之深謀也段凝雖有精兵素無將略緩急機權未能獨斷臣有末策雖爲狂妄敢不盡言唯陛下圖之臣謂段凝保守河壩苟欲持我但畱兵守禦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與鄆州合勢長驅倍道直向汴州汴旣無兵望風自潰若旣僞豎投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大定臣終始畫度成敗已決且今秋不稔兵糧纔支數月糧盡兵散坐見不堪決計

則成敗未知端坐則今年不濟力屈勢窮稅駕無所  
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采浮言故也帝王應運必  
有天命成敗天也唯在陛下獨斷發言盈庭而孰是  
臧否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行  
計決矣詔問司天皆曰陛下但棄鄆州且守河朔天  
文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郭崇韜奏古之命將鑿  
凶門出軍示其果敢况一人親征成筭已定區區嘗  
譏無足據也是月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汝河明宗遣  
騎軍偵視至遮坊鎮兵來挑戰王師以精騎擊之渡  
汝水大敗之生擒梁將任釗田章等三百人俘斬二

百級彥章引衆保中都明宗飛驛告捷帝置酒大悅  
且曰鄆州之捷實壯我謀繇是決行渡河之策遂平  
梁氏

明宗初入絳所司議卽位儀注霍彥威孔循等言唐  
之運歷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上德  
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爲唐雪  
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  
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  
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血刃戰體無完膚  
何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卽予功業也先帝天下卽



予之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歷之衰隆吾自當之衆之莠言吾無取也時羣臣集議依違不定唯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勲賢立大功於三世一朝兩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兢兢梓宮何所歸往不惟殿下感舊君之義羣臣何安請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繼卽位柩前如儲后之儀可也於是羣議始定

天成中車駕在汴樞密使安重誨延諸藩侯議平吳之舉霍彥威擁其利害事未能決翌日聞僞吳昇府節度使徐溫卒議在必行帝謂侍臣曰四海之內唯淮南未賓正朔棄彼紛紜適宜吊伐朕豈貪土疆耶姑務德訓兵後畷未晚又供奉官丁延徽盜倉糧禁繫經年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中要取聖旨放繫囚明宗曰除盜倉糧官典外餘可疎放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佗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賂填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予不得非但卿言衆於是不敢言翼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湏擁護不然則合

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較耶既知擁護不及乃按  
法守具獄斷決

華溫琪初事莊宗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廟  
願畱闕下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騎上將軍歲餘明  
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  
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佗日又言之重誨素強悛對曰  
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惟樞密使而已明宗曰可  
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近臣所怒與重誨俱各  
稱疾齋是數月不出竟拜華州節度

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卽位二月丁卯河東賊將張  
揮率前鋒自團栢谷入寇營於梁候驛攻劫堡柵殺  
掠焚燒所至盪盡潞州李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  
千人拒之時帝議親征詢于執事者中書令馮道等  
奏曰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  
理竊慮聲言自來誘譖於我兼以陛下纂嗣之初先  
帝山陵有日人心搖動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爲  
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  
謀誑惑人心勾誘北虜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  
際必來故無疑爾時馮道以帝銳意于親征恐非萬  
全之策因固諫之帝曰昔唐太宗創業天下草寇靡

不親征朕亦何憚焉道曰陛下亦不可效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首遇王師必如山壓卵爾道對曰山壓卵固不敵不知陛下終作得山定否帝不悅而罷三月癸未帝降御札親征壬辰次澤州甲午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失律帝自率親騎臨陣督戰諸將分兵追襲勢若風雨僵尸棄甲填滿山谷巳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是日誅樊愛能何徽及諸將軍較監押使臣等共七十餘人以高平地見賊奔遁故也又斬開封府馬步軍都指揮使郭令崑以臨陣遷延不應指使也愛能暨徽皆自戎伍而爲列較漢末太祖自鄴入平內難各率部兵以從及太祖踐祚累加擢用尋以愛能爲侍衛馬軍都較徽爲侍衛步軍都較皆遙領節制其寵遇委用非不至也而姦猾爲性臨事顧望至是與劉崇對軍愛能望賊而遁徽所部兵未及成列爲蹂踐而散旣伏誅中外無不盛稱帝之英斷自是驕將惰卒股慄而知懼矣

顯德二年正月帝謂宰相等曰朕昨昇府州爲節鎮就拜折德展爲帥而夏州李彝興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巳竝爲藩鎮乃敢扼塞道路阻絕使臣卿等以爲如何宰臣奏曰夏州地起邊徼朝廷向來嘗與優借

府州甚為褊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  
撫諭彞典庶合大體上曰折德辰三數年來竭盡心  
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  
博易資貨悉在中土黨與阻絕何能為之乃命供奉  
官齊藏珍齋詔書責其悖慢諭以安危後彞典果恐  
懼俯伏聽命焉

十一月帝謂侍臣曰近以開廣京城存歿皆有起動  
若聽汎言卒行未得沸騰之語朕自當之久遠即當  
利於人矣

五年三月親征淮南關東沛州有賊舩數百隻乃命  
殿前都虞侯慕容延釗及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帥師  
以討之將行令延釗帥驍騎登陸而往延渥督舟師  
沿江而下時議者云徑趣江路恐非良策若取襄河  
而往保無憂矣唯帝獨斷不移未幾延釗上言大破  
賊軍於東沛州

明察

夫王者鍾五行之秀膺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為天下  
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錄  
是下情靡不上通諛說無以自進含忠履潔之士得  
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以保乎終吉自西漢

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內懷聰睿遜言必究其所自至  
精冥合於惟幾使姦邪無所云爲勲勞護於全度刑  
賞不濫而政化以清垂之策書斯爲美矣

虞舜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  
使天下無壅塞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  
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  
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  
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後有  
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  
譖毀者坐之光繡是得盡忠

後漢明帝日晏坐朝幽在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太祖知人善察難眩以僞建安末以毛玠爲東曹  
掾典選舉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  
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次宜省東曹太  
祖知其情令日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  
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

衛臻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信  
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晉元帝時王敦爲荊州牧會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

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襲  
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  
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

成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  
知之及蕪峻平問庾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  
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  
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後魏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  
獻文帝勤於治功百僚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孝文  
猶躬覽萬幾政刑嚴明顯拔清節汰貪鄙牧守之  
廉潔往往聞焉

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割決如流  
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太宗貞觀中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要斬黨與六人皆  
伏誅蘭既斬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  
太宗聞而數之曰刑典自有嘗科何至如此必若食  
逆心肝者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  
豈至卿乎行恭慙而拜謝

高宗永徽二年詔弓月道副總管高德逸市馬而德  
逸自取駿者大理卿李道裕奏曰此馬異常請實中

廐高宗曰道裕法官職在決斷進馬之事非其所司請以馬送北門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體豈朕行事不爲羣下所知耶朕今自咎未能卽黜道裕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以太子瑛得罪召左相李林甫議立副君時武惠妃承寵林甫希旨因以惠妃子壽王瑁對玄宗不可竟册立肅宗林甫讎是恐不利已乃起妃族韋堅柳勣之獄數危於肅宗肅宗推誠守道卒不自明玄宗亦聖慮獨斷意無所忌

代宗大曆八年閏十一月右僕射裴遵慶之侄孫倩槌登聞鼓告遵慶謀反帝曰此必大謬乃下有司鞠倩果風狂誣罔伏罪杖倩四十配流潭州百姓

德宗貞元中左司郎中盧徵駿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深過之參爲相倚以自代會同州刺史缺參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間參腹心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亥貶京兆尹竇易直爲荊州刺史初萬年捕賊尉韓晤以姦贓發易直使法曹椽韋正叔鞠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鞠之果得贓三百萬故罪正叔而貶易直韓晤除名配流昭州

文宗開成元年十月癸丑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

御史臺推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韓益賊狀李石奏曰臣以其頗會錢穀是以錄用不謂如此貪猥帝曰宰相但知人卽用有過卽懲李石所用人且不掩藏罪過可謂至公從來宰相用人輒有過犯又不欲令有司舉察此大病也但知者舉之舉不失職從而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隱惡

武宗御殿受冊是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轉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養如此軍人須至樓前作鬧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請開延英訊其

事帝曰姦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餼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是日晴霽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宰臣王建立請患假累日不朝帝謂侍臣曰建立欲退三司又今稱病人有託疾得疾者不宜如此

長興元年四月十八日收復河中斬楊彥溫傳首來獻初彥溫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初末帝出鎮河中奏爲衙將善遇之至是彥溫承安重誨意乘末帝聞馬恭黃龍莊據州城謀叛末帝尋遣人詰之曰吾善



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  
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蒲民感末帝惠養  
之恩揭竿持挺敵彥溫之徒者甚衆竟以堅甲利兵  
不勝而退數日詔末帝歸朝帝疑其詐不欲興兵授  
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卽命西京留守索  
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率兵攻之五日  
而敗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帝戒之曰  
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及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彥  
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帖然五兵載戢蒲非邊郡  
近在國門而彥溫安敢狂悖皆以爲安重誨方弄權  
柄榮等從諸王敬事不暇獨忌末帝威名夙著且素  
在其下每於帝前屢言其短帝旣鍾慈愛不聽重誨  
巧作規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旣誅末帝在清化宅重  
誨謂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公等  
安得緘言重誨諷道等論列欲致末帝於有過之地  
翼日起居馮道奏合行朝典帝不說謂宰臣曰吾兒  
爲姦黨所傾未明皂白公等發此言是不欲畱在人  
間也趙鳳堅奏春秋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  
皆非公等意也二人惶悚而退居數日帝於中興殿  
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問侍臣他事無

所言翼日重誨復自論列帝曰卿欲如何制置吾便隨汝重誨曰於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苦言一稟聖旨帝曰從他私第閒坐何煩奏也乃止

二年三月丙寅制末帝授光祿大夫衛尉太傅左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賜推忠佐運功臣時安重誨出鎮河中帝遣中使召見末帝泣而諭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見子賴我心自正錄是宣制行此官衛之命

三年正月武德使奏內宿殿直張繼榮等三人俱失銀帶帝曰內庭豈有盜耶莫是失物人妄訴否宣徽

使朱弘昭承旨鞫問果如帝言遂以其罪罪之

劉鼎爲吏部員外郎判吏部南曹與司封郎中曹探同注擬三銓選人崔鏡卜延嗣而下違格楊光嗣年貌不同文書踰濫令史趙廣李仁遇王瓌等伏罪中書門下帖本司官員各取狀崔居儉等注擬依格超折准勅及堂判不違理例盧文紀執奏本司各以伏過官員有失各望罰兩月俸狀入樞密直學士呂琦讀奏帝問居儉等過失琦對曰勅命許超折此不言資數當判又更促之銓司何罪大抵盧文紀與居儉情不相協倚撫瑕纇欲其有玷帝曰公理何在是日

詔曰居儉等既准勅文微失不足爲累竝放  
晉高祖初爲太原尹明而難犯帝素好施施物必精  
嘗以百縑贈客謂所賚牙吏曰吾本救人爾勿受遺  
因密使步徒躡而偵之果棄束素以還帝怒答背遣  
焉左右畏之有如神明

天福四年六月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取  
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旣非符寶不合入官遂召所  
獲之家至闕給而遣之

五年八月李崧因帝顧問遂言諸州倉糧皆於帳計  
之外所剩頗多帝曰多納害民罪同枉法其倉督等  
特貸其命各宜懲斷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昔居邸第  
嘗聞州郡林落之間有不務營生以狡蠹自負虛構  
辭訟恐動人民者卿閭相畏不與之爭官吏避事不  
懲其咎得志斯久爲害亦深朕切不喜之宜委諸處  
錄事參軍縣令等密具申奏卽與除去令佐之官最  
親吾民也事之損益爭不細知此後直許條奏有允  
當者必獎用之

二年正月帝謂侍臣曰近觀三司累奏以漕運綱官  
拌和官物處極刑者數人朕聞轉漕之物向來例給

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且倉廩所納常賦皆是  
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耗折忍令犯者斷  
冤處死起今後每石與耗一斗苟有所犯人必甘心  
六月親錄囚於內苑先是汝州潁橋鎮百姓馬遇詣  
闕上訴以其父溫與其弟福超俱為本鎮鎮將史彥  
鐸所誣冤死於獄中及令所司按鞠終不能辨之帝  
遂召入內園親自錄問果得其實以馬氏無辜冤  
死賜其家粟麥各五十石絹三十疋議者咸以為神  
是時諸侯聞者無不躬親於獄訟焉

冊府元龜卷第五十七

冊府元龜卷第五十八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臣 叅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五十八

勤政 守法 致治

勤政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傳曰人道敏政况乎  
宇宙之大民物之衆內撫諸夏外安百蠻體元以立  
制建侯以共治禮樂征伐於是乎在三皇以前風俗

簡朴雖曰無爲無不爲也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處乎法官之中明堂之上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暮以條令故虞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夏禹則  
曰予思日孜孜商書則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周書梓材曰旣勤撲斲惟其塗丹雘無逸曰文王自  
朝至昃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乃至未明求  
衣齋居決事親臨庶獄延見大臣議論講貫或至夜  
分斯則聖人之用心也始乎勞終乎逸若雲行雨施  
春生秋歛而歲功成矣

殷中宗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法度也治民祇懼不

敢荒寧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饗國七十五年

高宗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怨故饗  
國五十五年

周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

宣王將朝諸侯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故庭燎之  
詩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漢宣帝地節二年五月始親政事令群臣得奏封事  
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  
傳奏其言考試功能

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季秋後請讞時嘗幸宣室

齊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後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  
下有湯禹之明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又以手迹賜方國者  
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儉之風行於上下  
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列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  
謹故能內外匪解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兢能其  
官

順帝永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魏文帝黃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  
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是年帝南巡觀兵於吳晉  
司馬宣王鎮許昌錄尚書事宣王固辭帝曰吾於庶  
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明帝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  
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無厭倦  
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嘗言獄者天下之  
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聽訟親臨聽之  
晉武帝泰始四年帝臨聽訟觀錄廷尉繕陽獄囚親  
平決焉

元帝太興元年新作聽訟觀

四年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

明帝太寧二年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  
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  
中

成帝咸康六年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

後魏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  
觀親折疑獄七月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

十六年二月辛北部曹歷觀諸省巡京邑聽理冤訟  
五月詔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  
決之

十七年五月帝臨朝當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錄囚  
徒

二十年二月辛丑帝幸華林園聽訟於都亭

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錄囚徒咸降本罪二等決  
遣之帝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  
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當必躬親不以寒  
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  
於周洽嘗臨朝堂謂太子太傅穆亮曰三代之禮日  
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

於廟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口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自決之

宣帝正始元年八月詔維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永平元年六月詔曰慎獄重刑著於往誥朕御茲寶曆明鑒未遠斷決煩疑寔有攸愧可依維陽舊圖修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錄問

延昌二年正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六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三年四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孝明熙平二年九月詔曰察訟理寃實爲政首躬親聽覽民信所繇比日諒闇之中治綱未振獄并繁寃嗟訴驟聞雖曰司存每多誣壅曾是寡德實深矜慨自今月望當暫出城闈親納滯在王者可宣諸近遠咸使聞知

孝昌二年二月甲申帝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寃訟孝莊建議元年五月詔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禠懷忠守素壅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橫被疑異名例無爽枉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



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記其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冤獄以申積滯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  
六月己卯帝臨顯陽殿納訟

永熙三年五月庚子又幸華林都亭納訟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秋七月詔自今當以朔望親閱  
京師見囚徒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正月己亥聽政訟於正武殿

武宗保定三年四月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

建德元年十二月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  
而罷

二年十二月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至夜繼之以  
燭

六年五月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

隋高祖初卽位乘輿四出路途上表省者則駐馬親  
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  
無不留意

開皇二年十二月丁亥親錄囚徒

四年九月乙巳親錄囚徒

十年七月庚戌親錄囚徒

十二年八月戊戌親錄囚徒

十七年三月辛酉親錄囚徒

十八年十二月甲戌親錄囚徒

唐高祖武帝元年六月謂侍臣曰每有章奏朕所親覽其詣闕者並卽引見不得輒相止抑致有幽枉

九月己巳親錄囚徒

二年閏二月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三年八月親省囚徒多所寬宥

八年二月癸未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午卽位十二月癸未謂司

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摠括之屋  
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  
治或二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之心也  
貞觀二年五月癸丑謂侍臣曰書不云乎夫人民有  
欲無主乃亂故樹君以治之然而不能獨治必藉良  
佐以相輔弼朕今臨御天下子養生民思弘君道以  
安百姓卿等豈不見隋主爲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  
民叛國亡公卿貴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禍及其身  
朕每念及於斯未嘗不忘寢輟食所以師古作法不  
敢任情欲共卿等不爲逸豫唯務治民須君臣相體

善惡必陳聞公卿以下皆難於言朕豈開延之道有所不盡乎勅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詞訟衆庶以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帝皆親覽焉

二年八月甲戌幸朝堂親覽冤屈

三年十二月辛酉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十年十二月親錄囚徒

十五年四月親錄雍州河南雒陽二縣及行從諸司囚徒

十一月庚子錄在京囚徒多所原宥

十六年七月謂侍臣曰朕數詔公等欲聞愆闕庶幾善道以棟不逮耳今當達夜不寢思爲政術非唯憂勤百姓亦欲貽法後昆司空長孫無忌奏稱古來撥亂之主載籍斯存天造草昧之辰爰始經綸之日何嘗不思聞帝道祇奉王度及卽位之後漸染驕盈詩云鮮克有終此非虛說陛下君臨四海將二十載視朝以後每留群臣陛下爲解威嚴貸以顏色唯欲其論國家善惡用康政化哀愍黎元聖情轉切此豈臣等獨蒙恩澤四海蒼生誰不幸甚

十七年二月巳亥帝親慮囚徒非傷化害物者多所降宥帝以天下太平勵精風化每旦召見三品以上

賜食御前初發德音必先政道獎誘臣下令各有所  
陳羣臣雖無可進說帝必深叙戒懼

七年辛丑謂公卿曰朕聞隋煬帝對羣臣未嘗言及  
政道朕實以政事切心若見卿等不覺自然發言司  
徒長孫無忌曰臣聞欲知國之存亡先觀其爲政此  
隋所以喪陛下所以興也

八月帝見諸方使人先問其田苗善惡百姓疾苦奏  
稱百姓更無瘵患而今茲有年因謂羣臣曰自去秋  
不雨涉茲春夏積旱三時空無青草中心怵惕無秋  
稼之望迄於夏季方降其雨今此年豐上天所賜雖  
祥瑞之美無以加焉

十八年二月丙辰帝謂侍臣曰天下靜亂必在於君  
化以成俗亦歸其主朕少小軍旅於學業恨不能該  
覽經史擬其善事爲百姓行之

二十一年正月詔以無識之徒自蹈刑憲者宜順陽  
和時申恩惠諸司見禁囚並宜將過詳其輕重自此  
以後每視朝錄禁囚二百人帝親自案問降死至流  
流入徒徒入杖杖者並放

二十二年閏十二月癸巳親錄囚徒多所原遣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朝集使謂之曰朕初登大位

固以黎庶爲心事有不便於萬姓者各宜面奏有不盡者亦任封進自是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理

顯慶四年十月壬辰親慮在京囚徒多所降免至龍朔三年二月庚戌勅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所原宥仍令沛王賢慮諸司囚周王顯慮雜州及兩縣囚中宗景龍二年六月壬寅親慮囚徒多所原宥

玄宗開元五年七月引畿縣令見恭別殿帝謂之曰諸縣令等朕聞春夏以來苗稼甚好近日稍多雨水深慮漂浸田疇只如鞏縣密縣汜水等旣山水暴下衝突廬舍至於百姓溺者數人言念於茲不忘鑒寐雖已遣御史權較安存卿是親人之官若爲優恤亦知今歲蝗不爲災避境有徵深嘉稱職未知在外疾病多少差科賦歛得均平否不

十一年諸州朝集使來見帝謂之曰卿等遠來並平安好今歲收穫何如去年百姓之間有何疾疢鰥寡惻獨及行人之家若爲優恤使得存濟卿等初到且

歸休息數日之後與有司計事以聞

二十五年十一月諸州朝集使見勅曰朕比擇長吏兼分命使臣所與安人佇彼成績未知去歲之後至今秋以來郡縣之間如何致理招攜復業何爲處置頃聞諸道路遠近稍熟百姓貯積多少卿等親人之職庶事合知宜以實言用慰虛佇

天寶十四載六月壬辰帝親慮囚徒

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庚申臨軒引侍臣議時政得失代宗祿應元年九月壬午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自辰至午乃罷丙戌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自辰至巳乃罷

大曆三年十月庚辰代宗御延英殿引萬年長安兩縣令及諸畿縣令見

十年五月乙卯帝視朝以班列人少謂宰臣曰朕每日聽政未嘗不晨興公卿大夫豈忘恭恪宰臣等再拜引過陳謝退而告示朝臣聞之者莫不悚惕德宗貞元元年十二月以蝗螟之後流庸未復詔延英視事日令嘗參官七人對見對以時政得失自是頗有忤訐不適事理者悉優容而遣之

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策

必有良筭各委嘗叅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  
陳奏利害

四年未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於延英殿訪人疾苦  
誨之各賜衣一襲

甲申中書門下奏大理卿于頔太嘗卿董晉兵部侍  
郎李紆京兆尹李佐吏部員外郎李渭曾任刺史司  
農卿薛珽太府少卿韋華太理少卿李速戶部郎中  
盧紹倉工部郎中龐訥曾任縣令及長安令竇申萬  
年令李融竝有理行於是令頔等與刺史言於左丞  
相廳珽等於右丞廳言畢各條奏

六年九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延英殿問人疾苦各  
賜衣一襲

七年十月司農卿李模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宮冬菜  
三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賤又阻雨菜敗模以度支  
爲辭帝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模奏司農菜不足  
請京兆府市之尹薛珽萬年令韋彤乃禁人科賣帝  
命奪珽俸一月彤俸三月繇是每遇延英殿令諸司  
長官二人引見訪問謂之巡對

十一年二月黔中觀察使崔穆爲部人告贓二十七  
萬貫及他犯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案近事兩

晦無對見者是日雨止重之延英殿召見直方遣焉  
憲宗元和元年銳於政理謂宰相裴垕曰朕聽政之  
暇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  
又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  
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相與百官同  
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爲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盡  
力扶疎垕等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又宗社  
無疆之福臣等駑劣不副聖心垕亦孜孜奉上每因  
敷奏復引太宗躬勤聽覽以諷帝帝嘗納用自是延  
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仍詔自今兩省官每坐日  
一人對來

八年六月辛亥朔以時積雨延英門不開者十五日  
至是帝使謂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亦對來

十三年九月戊子自八月壬申雨至是暫霽翼日復  
降乙丑雨雪深數尺人有凍死者宰臣因對請放朝  
帝曰沍寒放朝固其所也然吾樂與卿等相見退居  
深宮誰可與語耶

十四年八月己未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  
於政理若偶休假類不坐有事卽詣延英請對勿拘  
常制先是宰臣奏事於延英雀羣以秋暑方甚不敢



盡久其辭顧同列將出帝止之曰數日方與卿一相見時雖尚熱朕不爲勞因固留羣臣等久之方退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八月乙亥幸勤政樓問人疾苦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御紫宸殿延英視事者凡十一刻宰臣得以口陳大政帝皆虛心聽納異日對翰林學士於思政殿對南北軍使於麟德殿泊諸蕃使者諸道進奏官皆得引謁故事隻日皇帝視朝其隻日百官但奉朝請退帝旣勤於爲理其後欲與宰相間日論政或當放朝輟朝皆令用隻日

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禮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獨孤朗日對一刻時待制官命之舊矣近歲虛設其名未嘗引覲及此屢召咨以時政

六月詔百司庶務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長吏悉心陳列無使壅於上聞

開成元年正月乙巳帝御紫宸殿宰臣鄭覃李石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奉於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

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  
擇施行方進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  
御史崔虞對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  
國令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誠深可軫慮石曰京  
畿頻旱無以添置待臣來年徵兩稅麥時納麥穀時  
納穀自然國儲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  
給價錢來年折納務優人農單曰若不優之折納為  
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碾磑秋冬水閑  
任却動用單曰務農乃原其本也游手末作自富衰  
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御爐曰此物始亦  
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修飾何繇復初石曰  
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單曰丕變風  
俗當考實効晉時稽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居  
母喪飲酒食肉隳紊禮教單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  
事相尚為顏季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  
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卿等輔  
朕為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帝王之鞭策乘馬不執  
鞭策而可望致遠乎鄭單李石謝曰陛下撫念萬方  
形悉憂勤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

九月丁亥召對季集畿赤縣令等二十一人賜帛有差

二年八月丙午望日帝御延英對刑法官刑部員外郎紇于泉王含大理少卿李武常紆及大理正丞等自此朔望卽對刑法官以詳重輕

三年二月詔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卿監每遇坐日宜令兩人循次候對

宣宗在位十四年凡對宰臣語及政事卽終日忘倦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六月丙寅見百僚於廣壽殿時不豫旬日至是稍平帝勤於聽政接臣下無倦聖恙纒似和裕卽戒尚宮曰吾今日見百官六官請曰聖體虛羸且候平復無宜勉強上曰吾坐卽似健乃以烏帽便服見羣臣

十月辛酉上顧謂侍臣曰宰臣久不相見何也因令孟璞瓊傳詔馮道奏曰臣等以五日起居稟中旨召見不敢大進也是月道率百僚見於中興殿

守法

仲尼有言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蓋居南面之重宅億兆之上立乎法以齊衆一其心而成化豈三尺之律令而敢私乎哉故漢氏而下致治之幾曷

嘗不申嚴邦憲循行吏議雖復宗室貴戚元勳近習

冥於燹典無所矜貸繇是明一成之不變致天下之

歸心焉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斯之謂矣

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

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帝

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主

王之官也以公主子廷尉上謂請論論決其罪也左右人

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

死以屬我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

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右盡悲時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實不避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

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

再拜上萬歲壽帝廼起入省中以時召讓曰特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冕冠頓首曰臣

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

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反銷憂者莫若酒藪方朔

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下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

忌諱當死朔前有罪免為庶人待詔宜者署因此復

宣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兄孫山坐寫秘書光夫

人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不許之

嘗不申嚴邦憲循行吏議雖復宗室貴戚元

冥於彞典無所矜貸繇是明一成之不變致天下

歸心焉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斯之謂矣

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

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

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

主之官也以公主子廷尉上謂請論論決其罪也左右人

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

死以屬我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

日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右盡悲時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

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

再拜上萬歲壽帝廼起入省中以時召議曰特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冕冠頓首曰臣

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

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藁方朔

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

忌諱當死朔前有罪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復

為中郎賜帛百疋也宣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兄孫山坐寫秘書光夫

人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不許之

後漢光武時竇融爲大司空以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

虞延遷穰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嘗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於光武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治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後魏太武性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

孝文時趙郡王幹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至州斬盜馬之人依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汎通衆教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

王幹關於治理律外重刑可推以聞

唐太宗貞觀中吏部尚書侯君集坐太子承乾事帝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許我乎群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帝謂君集曰與公長決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歔下泣遂斬于四達之衢籍沒其家

趙節長廣長公主之子以暱于太子承乾伏誅帝幸主所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帝亦拜主垂淚曰有功者仇讐必賞有罪者親戚咸誅前王執此以守其國弟世民亦庶幾無私有慙於姊

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丙午魏州刺史郇國公孝協坐贓賜死宗正卿隴西王博美等奏稱孝協父長平王叔良身死事者孝協更無兄弟繼嗣便絕特望矜免其死帝曰時覽所司覆奏孝協死罪非不愴然但國之枝戚任寄爲重不能廉慎遂及贓貨狼籍且畫一之法百王共貫豈親疎異制用捨殊途若有利於百姓皇太子亦所不赦身之肌膚朕亦不惜今知孝協旣有一子令其主祭其墓功等親竝宜依舊勿拘令式孝協竟自盡於第

代宗大曆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流時皇妹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於京兆府慮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汴州倉吏七十二人定贓至死分戮于三市史彥弼爲汴州衙轍舊將之子石敬瑭之戚屬王建立奏希免死帝曰王法無親豈可私徇乃皆就戮

丁延徽爲供奉官監倉與倉官共盜倉米三百五十石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之禁繫經年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取旨放繫囚帝曰除盜倉粟官典外餘可疎放時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他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賂填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與決死蘇秦說予不得非但卿言衆豢是不敢言翌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須擁護不然則合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較耶旣知擁護不及仍據法寺具獄斷決

涇王從敏明宗子也爲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有帝人劉方遇家富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同推令遵爲方遇子親族共立



代宗大曆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流時皇姨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於京兆府慮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汴州倉吏七十二人定贓至死分戮于三市史彥弼爲汴州衙轍舊將之子石敬瑭之戚屬王建立奏希免死帝曰王法無親豈可私徇乃皆就戮

丁延徽爲供奉官監倉與倉官共盜倉米三百五十石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之禁繫經年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取旨放繫囚帝曰除盜倉粟官典外餘可疎放時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他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賂填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與決死蘇秦說予不得非但卿言衆手是不敢言異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須擁護不然則合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較耶旣知擁護不及仍據法寺具獄斷決

涇王從敏明宗子也爲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同推令遵爲方遇子親族共立

券書以爲信誓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金於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劉氏二女以錢賂從敏之親吏又姦通判官陸浣從敏令浣鞫劉氏獄而殺令遵令遵父詣臺訴又以成德軍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臺符鞫之蒙本鎮人備知姦狀及詣二女復行賂於節度副使趙瑗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竝補下獄具服贓污事連從敏從敏甚惧乃令其妻趨雒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不令入謂從敏婦曰朕用從敏爲節度使而枉法殺人取錢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走不須見吾面依法裁斷然王妃頗庇之趙瑗等三人棄市從敏罰俸釋之

致治

蚩蚩蒸民不能自治天生聖哲以爲司牧去危就安民之心也定亂致治君之政也非復應天順人乘時設教則禍難無息康寧無異矣故運四時成物品物律而不息明而下濟天之常道也任百工熙庶績道之以德御之以威國之善經也千齡不易百代可知是知弦弧剡矢禍亂遂平制禮作樂風俗乃變弛而張之是謂政教引而伸之稱爲化源御宇造物與民更始釋此不足徵也

黃帝舉風后力牧當先太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

明之占死生之說易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

穀時是也草木淳化鳥獸蟲蟻旁羅日月星辰水波波

作作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有土德

之瑞 帝顓頊時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

來服屬 帝嚳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能明峻德之士任用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和也言天下之眾民皆

變化化立是以風俗素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

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眾功皆廣勸其事

帝舜既踐天子位命禹稷契等二十二人咸成厥功

臯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

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

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

而九州莫敢避違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

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

帝始

殷盤庚之時已都河北殷衰自仲丁至陽甲九世亂

諸侯莫朝盤庚遂涉河南治亳

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從而改號曰殷

亳今偃

師是也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歸寧殷道復興諸侯來

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

定於冢宰

冢宰天官卿

以觀國風後舉傳說為相殷

國大治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雒武丁脩

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言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

服列爵惟五

爵即所識政事而法之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建官惟賢

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

居

理事必

重民五教

所重在明及

惟食喪祭

民以食為命喪禮篤

親愛祭祀崇孝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

崇德報功

有德

尊以爵有

垂拱而天下治

言武王所脩皆有所往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既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興正

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頌聲者天下太平歌頌之聲帝

王之高致也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策以申之作康

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錯合置也

民不犯法無所罰刑

漢惠帝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蕭曹為相君臣俱欲

無為故帝拱已垂拱而治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文帝即位躬脩玄默勸起農桑減省租稅而將相皆

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

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許面相斥罪也吏安

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寢溢也息生也風流篤

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是

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下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

風

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黎衆也醇不澆

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昭帝幼年即位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耗損也委任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

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舉賢

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益鐵而罷推酤尊號曰昭不

亦宜乎

宣帝地節二年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

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

且之意元康四年比豐年也比類穀石三錢宣帝之治信賞必罰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是以知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也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

役務從簡寡調謂法也至乃十存一焉帝嘗於民間頗達

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害病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

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明帝永平十三年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

姓殷富粟斛二十牛羊被野

晉武帝明達善謀平吳之後天下又安

後魏孝文太和八年遣使巡行糾守宰不法

玄宗開元十九年二月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奏

曰臣等伏見所司奏天下應死罪囚摠二十四人竊

以天下至廣宇內至眾豈唯德禮所齊固以幽贊潛

洽方將勒休述美非獨成康之時反朴歸醇幾若華

胥之俗昔者斷獄數百文景稱仁徵諸良史遠有慙

德臣等竭心奉職徒効涓塵之微動色相趨預聞頌

聲之作請宣付史官克昭盛烈從之

二十五年帝因聽政問京師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

怡然而喜

二十八年以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又安雖行萬里不持兵刃

憲宗卽位嘗納用直言勤奉政事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其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相以事人間細務多自決臨裴延齡等得以姦進而登台輔者備位而已帝在藩累月言事者頗以此爲言帝亦非之及永貞監國羣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帝心帝以黃裳語忠始終延納黃裳首定誅劉闢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叅定蜀之策而相吉甫吉甫出鎮裴垪又繼之前臨御訖恭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錄是中外咸理綱目用張焉

宣宗自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闡寺讐氣絲是政刑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蠶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過是也

後唐明宗及應運以君德臨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

冊府元龜 致治 卷之五十八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卷第五十九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 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五十九

興教化

先王作教化民扶世道俗所以厚人倫端王政也莫不因其自然率其不及使天下敦本而興行回心而嚮道猶水之有源風之偃草也然而教化之流非可家至而人說也故因父子兄弟之親教之以孝弟本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五十九



上下長幼之序勗之以慈惠夫婦之際化之節義農桑之功勉以勤苦故舉孝以為民極察廉以為民表或賜帛以敦獎或給復以令養是乃張四維明五教示大順建至治使民德歸厚風俗丕變不疾而速不嚴而化者錄斯道也書曰惠不惠懋不懋勉之之謂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其在是乎

漢高帝二年詔曰歲舉民年五十已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勿復繇戍

惠帝四年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孝悌天下之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帥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

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無應令 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

舉之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

賜三老孝者帛人五疋悌者力田二疋廉者二百石

以上率百石者三疋 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不加三疋 及問民所不便

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嘗員 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

其員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

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

年古之道也

六十七日考  
五十七日艾

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

臣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

哀之民年九十已上有受粥之法

給米粟以  
為糜粥

為復子

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孝謂善  
事父母

者廉謂清潔  
有廉隅者

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曰深詔執事興舉孝廉庶幾成

風紹休聖緒今或闔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

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

當以不敬論奏可

元狩元年十二月詔曰朕嘉孝悌力田其遺謁者巡

行天下賜孝者帛五疋悌者力田帛人三疋

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

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

事其務循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

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

民而風德化

地節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

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金舉賢

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神爵四年四月以潁川太守黃霸治行尤異賜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三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詔賜孝者帛五疋弟者力田三疋

五年四月賜孝者帛人五疋弟者力田三疋

永光二年二月詔賜孝悌力田帛有差

建昭五年三月詔賜孝悌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帛各有差

三年三月賜孝悌力田爵二級

河平四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二級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鄉飲酒禮

綏和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帛有差

哀帝卽位賜孝悌力田帛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班教化禁淫祀放鄭聲六月復

貞婦鄉一人鄉一人取其最尤者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以伏湛為司徒湛奏行鄉飲酒

禮遂施行之

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即位四月賜孝悌力田爵人

三級

永平二年三月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較

三年二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賜孝悌力田爵

人三級

建武三年三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四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桑定陶詔曰孝悌淑行也

力田勞動也國家甚體之其賜帛人一疋

和帝永元八年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三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殤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即位賜天下孝悌力田爵

人三級

安帝永初二年詔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錄令得外

補 移書也 調選也

三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五年閏二月詔至孝與衆卓異者遣詣公車

元初元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三年十一月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文帝遺詔

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嘗至此復遵古制也

六年二月詔賜貞婦有節義穀十斛甄表門閭旌顯

厥行

延光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順帝永建元年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陽嘉元年正月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魏陳留王咸熙元年令諸郡中正丹六條舉淹滯一

日忠恪匪躬二日孝敬盡禮三日友于兄弟四日察

身潔謙五日信義可復六日學以爲己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月詔聽士卒遭父喪者非在疆

場皆得奔赴

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義之廢久矣今乃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復行其禮

惠帝元康九年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後魏孝文太和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詔曰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叙亂孟冬十月民闕歲隙宜於此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教其里人孝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吊勉以勵薄俗

隋高祖開皇九年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爲帝王志存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

法蕩然俱除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  
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放軍器皆宜停  
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聞甲  
仗悉皆除毀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姓各守一  
經令海內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員  
受業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  
考課未精明勅所繇降茲儒訓

湯帝大業八年四月詔孝弟力田義夫節婦並加旌  
異表其門閭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卽位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旌表其門閭孝悌力田鰥寡孤獨量加賑卹

四年七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在詳例旌表其  
門閭

太宗初卽位詔節義之夫貞順之婦州閭列上旌表  
門閭

貞觀三年四月詔孝義之家各賜粟五石

四年十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隨事褒顯旌表門  
閭

六年詔天下牧宰每年親率長幼行鄉飲酒之禮  
十三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表門閭

十七年四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教有差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辛亥詔曰通喪下達聖哲貽訓  
締俗經邦咸率茲道至於嬰蓼莪之巨痛懷顧復之  
深慈得自天經含生罔極者也爰自周餘七雄交爭  
逮乎漢末三方兢峙金革亟動鉦鼓日聞先王典章  
掃地將盡遂令三邊武猛墨經而扈戎麾七萃驍雄  
素冠而事巡警亦有內無繼體傍闕同氣几筵安寄  
奠酌不親迺睠於斯再深警歎朕膺茲景命君臨九  
野中區富教外俗承規宜有解張以勵風俗衛士掌  
閑幕士等遭喪合期年上者宜聽終制三年

六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咸表門閭

顯慶二年三月詔曰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  
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修何以式  
序家邦儀刑列閭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  
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  
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  
門閭終身勿事  
永淳二年十二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  
終身勿事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詔曰在外百姓婚娶之家百兩



未行二親俄殞停哀之際便卽成婚遂輟苴經之客  
敢伸花鬘之禮寧戚之心安寄罔極之志闕如敗俗  
傷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宜卽懲革

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制鄉飲之禮爲日已久宜令諸  
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

玄宗開元十一年封泰山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旌表門閭終身勿事

十七年四月謁乾陵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  
表門閭

二十年十一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終  
身勿事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  
旌表其門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曰如聞百姓之內或有戶高  
丁多苟爲規避父母在乃別籍異居且令州縣勘會  
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  
已上者放七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化

三載十二月制曰自古聖王皆以孝理天下五嘗之  
本百行莫先行移於國則忠於長而爲順有天下孝  
行過人鄉閭欽伏者宜令所繇郡縣長官具以名薦

其有父母見在別籍異居虧損名教莫斯爲甚親歿之後亦不得分析自今已後如有不孝不恭傷財破產者宜配隸磧西用清風教

七載五月詔曰古者鄉有塾黨有序所以明尊卑之儀正長幼之序風化之道義在於此先置鄉學務令敦勸如聞郡縣之間不時訓誘閭巷之內多虧禮節致使言詞鄙褻少長相陵有玷清猷何成雅俗自今已後宜令郡縣長官申明條式切加訓導如有禮義興行及綱紀不立者悉採訪使明爲褒貶具狀聞奏又詔曰式閭表墓追賢紀善事有勸於當時義無隔於異代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亦置一祠宇量事致祭

十三載二月詔曰厚其風俗五教之旨聿興賁恭丘園十翼之風斯在其士庶間衆推孝弟累代義居高尚確然隱遁岩穴者委採訪使博訪聞薦其孝義之人已經旌表雍睦無易純至有終著美鄉閭深可嘉尚各賜勳兩轉

肅宗初卽位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至德三年二月大赦詔天下孝義門各與一子官委採訪使具名聞奏量文武處分自逆賊已來有匹夫

匹婦節義可量者並旌表其閭墓

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  
污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  
身聞奏

十月詔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不  
事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  
終身不事

二年九月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不  
事

三年建卯月辛亥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  
終身不事

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詔孝悌力田諸州刺  
史宜搜揚聞薦

二年七月詔孝悌力田本州各以名薦

廣德二年二月乙亥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  
閭終身不事

大曆元年十一月詔孝悌力田未經薦用者委所在  
官長具以名聞

五年六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明著者特加

旌表

德宗貞元四年詔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官長具名聞焉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詔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重加優卹

四月又詔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憲宗元和四年十月册皇太子大赦詔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七年十月詔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幽州劉總歸闕詔管內有節義因事亡歿者量加追贈

七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彰顯為眾知者量加存卹

昭宗天祐元年詔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彰顯為眾所知者仰所在長吏標錄聞奏旌表門閭

哀帝天祐四年四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以名聞必當旌表

孫義夫節婦委所在長吏錄其節行以其奏聞盡據典章必行旌表教之為本義禮是先德之所宗昭報在上其民間有曾經三世以上不分若者並與蠲免諸雜差徭

十月詔其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宜旌表門閭量加賑給

二年二月詔曰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合搜揚以行旌表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許國之心忠貞為本承

家之法孝友為先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兄弟繼世義居者隨處長吏聞奏當行旌表

三年八月帝聞隨鄧復郢均房之間父母骨肉有疾

以竹竿暹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出嫁女父母有疾夫

家亦不令知聞哀始奔喪者勅曰萬物之中人曹為

貴百行之內孝道居先凡戴比辰並遵皇化備聞南

土多爽時風皆傾事鬼之心不守敬親之道於父母

如此無行被日月何以立身弊久積於鄉閭化全錄

於長吏昔西門豹一縣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

之愛絕河伯之虞斷自一時傳於千古况位居侯伯

化洽封廵豈不能宣北闕之風變南方之俗宜令禮處觀察使刺史丁寧曉告自今後父母骨肉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看待使子奉其父母婦事其舅姑弟不慢於諸兄姪不怠於諸父如或不移故態老者臥病少者不勤侍養子女弟姪並加嚴斷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其知者當罪其夫及舅姑四年三月中書奏孔子有言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往聖深旨準古明規方當孝理之朝尤重人倫之本今後群臣內有乞假觀省者欲請量賜茶藥所貴勸人之善表主之恩誠有益於皇猷且無損於國勢况在班行有父母者甚少旣資風化動挂宸衷從之

長興二年八月壬申勅朕聞教化之本禮讓爲先欲設規程在循典故蓋以中興之始兆庶初安將使知方所以漸誘准儀制令道路街巷賤避貴少避長輿避輦去避來有此四事承前每於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聞見宜令三京諸道州府各遍下管內縣鎮准舊例於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於要會坊門及諸橋柱刻碑曉諭路人委本縣所隸官司

其切巡察有敢犯者科違勅之罪貴在所為簡易所  
化弘多既禮教興行則風俗淳厚庶皆順序益致和  
平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義夫節婦孝子  
順孫委逐道奏聞當加旌表

六年八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與旌表門閭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卽位七月制曰敦崇孝義旌

表門閭式恢王化之基用正人倫之本應有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委逐處長吏具名奏聞當議旌表

漢高祖乾祐三年正月制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仰具

奏聞卽議旌表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卽位制曰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所宜旌表以勵時風

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曰應内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  
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  
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錄司亦不得申舉解  
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

顯德元年正月詔曰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州縣以  
名聞者並與旌表門閭

世宗以是月丙申卽位三月詔曰其有孝子順孫義

冊府元龜 卷第五十九 興教化

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十九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卷第六十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六十

立制度

聖人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制作法度綱紀生民三代已還詳於典禮兩漢而降布在簡編故有制爵祿以懋功庸定車服以辨名數設關梁之禁以譏乎姦立符契之規以謹乎信著休息之令以休息官司定喪



紀之宜以正雅俗酌民情而為之節緣世變而為之  
文時被大中建茲彞憲上得其道下知其方尊國庇  
民何莫繇此於戲傳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又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然則王者之立制  
也誠宜慎其名而慮其弊焉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

七大夫公大夫之爵七故謂之七大夫公乘第八爵也 諸侯子及其從軍歸者

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亟急也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

子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有辨訟及陳情 甚亡謂也異

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 亢者當也言高

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於何取此 且法以有

功勞田宅 行獨付與也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多自滿

而有功者顧不得 顧反也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

訓甚不善 守郡守也尉都尉也 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稱吾邑 稱縣副也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八年二月令公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

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毼操兵乘騎馬 賈人坐販賣者綺文縵也

卽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紋也罽絨

毛若今褙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

單騎也 册守元龜 帝王部 卷之六十一

十一年詔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謂各分其半右

留京師左以與之

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

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

安邑遠所食之地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

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為

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

十一年三月除闕無用傳

景帝中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馬衣服

宜稱稱其官也吏六百名以上皆長吏也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七

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

車朱兩轡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轂也左傳云以蕃載鄣欒盈即是有鄣欒之車也千石

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不吏出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

令者謂主爵中尉及右內史也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

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

武帝征和二年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以吳太

子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

元帝初元五年冬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

母父母兄弟通籍

司馬中者宮內門也籍者爲二尺竹牒計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

門案者相應乃得入也從官親近天子嘗侍從者皆是

哀帝綏和二年四月卽位六月詔除任子令博士弟

子父母死子寧三年

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

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後漢光武初伏波將軍馬援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

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

四下羊尉印白人下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

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吉

文字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建武中杜詩爲南陽太守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

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

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

第合會取其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

發兵但用璽書或以教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繇知覺

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

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憐國猶假兵符

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

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和帝元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

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

日閉不干它事

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文帝

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當至此復遵古制也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中官常侍以下

魏明帝以公卿黼黻衮衣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

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蕃受命遵而

無改

晉武帝泰始三年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

一乘

七年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

先是鄭默拜太鴻臚遭母喪舊制既喪還職默

遂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侍臣嘗帶劍

孝文延興二年五月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決給馬印

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

十七年九月詔廝養之戶不得與士民婚有文武之

才積勞應進者同庶族例聽之

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

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為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公者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較十步各不聽墾

二十年二月壬寅詔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宣帝景明四年閏九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

孝明孝昌元年十一月辛亥詔曰大孝榮親著之昔

典故安平耄耆諸子滿朝臣欽若等曰晉安平王自平年九十三有九子

今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聽居官祿養溫清朝夕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以舊叙軍勳不得過征虜自

今以後依前式以上餘階積而為品其從輿駕北來之徒不在此例悉不聽破品受階請帛

後周武帝保定四年三月初令百官執笏

建德二年六月諸詔軍符旗皆畫以猛獸鷲鳥之象

三年正月初服短衣

四年四月初令上書者並為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

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唯聽衣綢綿絲布絹綾紗

絹縞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

宣政元年三月初服當冠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

纓遵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隋高祖開皇三年五月改傳國璽曰受命璽  
四年四月乙亥勅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  
不得將之官

九年四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唯一雄一  
十年十月頒木魚符於官五品以上

十五年五月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七月制九  
品已上官以理去職者聽並執笏

十六年六月辛丑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  
不得改嫁

十七年頒銅虎符於驃騎車騎府

大業五年二月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為蔭六月  
壬戌制父母聽隨之官

六年詔從駕步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  
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上兼用緋綠胥  
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唐高祖初為唐王頒銀兔符於諸郡  
武德元年九月改銀兔符為銅魚符

二年二月詔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  
先是帝從容謂侍臣曰隋末以

來多有叛逆從坐之罪所及便多人有子姓皆令外  
繼簿籍雖別居處猶同至有無其人妄為承嗣非直  
誣罔鬼神且亦棄同即異非朕興化之意也有如此  
輩即令正之尚書左丞雀善為進日欲求忠臣必於

孝子比爲時多金革頗遵墨經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服無識之輩衣冠以變無復戚容飲會之時燕噉自若如不糾劾恐傷風俗高祖曰旣奪其情安可責其率禮

七年四月詔遭父母喪者聽終制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己未制子弟年十九以下聽隨父兄之官

四年八月丙午詔曰車服以庸昔王令典貴賤有節禮經彛訓自末代澆浮采章訛雜卿士無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儀遂使金玉珠璣靡隔於工賈錦繡綺縠下通於皂隸習俗爲嘗流遁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懲革朕繼踵百王欽承寶運思弘典制垂範後昆

永鑒前失義存釐改其冠冕制度已備今文至於尋常服飾未爲差等今已詳定具如別式宜卽頒下咸使聞知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其夫也

八年四月帝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幘頭起周武帝蓋取於軍容耳今海內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採古法無類幘頭迺宜嘗服可與袴褶通用

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推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

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遠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民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噐篤愍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也後功臣密戚外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其秘噐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十月癸丑詔曰乾坤合德爰著易簡之功君臣一體克成中和之治遠取諸物若舟楫之濟巨川近取諸身猶股肱之載元首同心叶契存歿以之故諸侯列塋周文始創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僮

漢還奉茂鄉之塋克吾相齊終托牛山之墓茲益往聖垂範前賢遺則錄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者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掃除多難光啓鴻業謀臣武將競進韓門之前明德異才爭趨魏闕之下或雲雷伊始功參締構或光華在旦績著弼諧及密戚懿親舊齒宿德委質先朝特蒙故遇者自今也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卽以墓地並給東園秘噐事從優厚庶敦追遠之義以申罔極之懷

二十二年癸卯令百僚朔望袴褶以朝

高宗永徽二年四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



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

三年二月帝以天下無虞百姓務簡每至旬假百寮許不視事

五年八月己未詔五品已上薨卒者隨身魚不須追收

顯慶元年四月制文武官人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並聽同致仕例

龍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冠等致敬父母

咸亨三年五月始令京四品五品職事佩銀魚袋

上元元年八月戊戌詔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筭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筭袋者亦聽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深青並鑰石帶庶人服黃銅鉄帶先是九品已上入朝參及視事聽兼服黃雜陽尉柳庭夜行為部人所歐帝聞之以章服錯亂下詔申明之自此朝參行列一切不許著黃

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

三年閏三月詔曰制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以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及下縣宜並用黃紙其承制勅之司量爲卷軸以備披簡

中宗神龍二年八月制京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袋

九月戊辰詔停京官六品已下著緋袴褶今各依本品爲定

景龍元年十月勅宮殿門皇城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內外各給交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及開門魚一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察每夜並非時開閉則用之

睿宗景雲二年四月制九品以上一品已下文實依上元故事帶手巾筭袋武官咸帶七事鞞鞞並足其腰帶一品已下五品已上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共用鍮石魚袋著紫者金帶著緋者銀袋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二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三月癸卯詔曰章服所施貴賤攸別苟容僭越未爲獎勵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軍中卑品此

色甚多無功賞借深非道理宜勅諸軍鎮但是從京借魚袋及無灼然功者軍中權借者並委州軍長官勅到並卽收取待立功日據功合得卽將已上者委軍將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大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旣臨賊衝事籍懸賞量軍大小各封賞金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七月戊戌詔曰雕文刻鏤衣純履絲習俗相誇殊塗兢爽傷風敗俗爲弊良矣珠玉錦繡旣令禁斷准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御盞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鑄爲錠

婦人衣服各隨其夫子其已有錦繡衣服聽染爲皂成段者官爲市取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繡珠繩織成帖緇二色綾綺羅作龍鳳禽獸等異文字及堅擱錦文者決杖一百受僱工匠降一等科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悉停是月又詔京官所帶跨巾筭袋每朝參日著外官牙日著餘日停

五年九月戊申詔曰君臣之間不當有隱敷納之事必在無私比年百司及諸使奏陳皆侍仗下頗乖公道須有革正自今已後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並

令封狀奏如文書浩大事理交雜者仍進先狀其史官自依舊例

六年七月庚申詔曰有司及奏事皆合對狀公言比日已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式詰語令知如緣曹吏司細務及有秘密不合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十二年詔曰朱紫貴服所以分別班品自非有德有功不可輕爲賞借自今已後諸軍節度大使灼然有知功勞須權行給賞任量借色及魚袋仍具狀奏十二年詔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落者退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儀試諸寺三階院通入大院不得有異

十七年八月戊辰詔曰僧尼數多踰濫不少先經磨勘欲令真僞區分仍慮猶有非違都遣括檢聞奏憑此造籍以爲準繩如聞所錄條例非愜致姦妄轉更滋生因卽舉推罪者使衆宜依開元十六年舊籍爲之更不須造寫自今已後綱維大德侍養權隸不得輒于外取

二十一年七月詔曰道教釋教其來一體都忘彼我不自貴高近者道士女冠稱臣子之禮僧尼企踵勤誠請之儀以爲佛初戒度付囑國王猥當負荷願在

宣布蓋欲崇其教而先於朕者也自今已後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無拜其父母宜增修戒行無違僧律興行至道俾在於此

二十二年諸道採訪使華州刺史李尚隱等奏請各置印從之

二十三年六月吏部尚書李暉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形同參雜難以區分望請准司勳兵部印文中加告身兩字許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戌許寒食通清明四日爲假

二十五年五月丙子詔曰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踰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

十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曰臣伏以朝服准式皆合備具比來有稱慘故式致乖踈臣望自今已後每當正止及緣大禮應朝官并六品清官並服朱衣餘六品已下望許通著袴褶朔望日請依舊文武官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准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不著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其蕃官望不在此限如情愿著者請聽餘望依今式許之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詔曰文宣垂訓事必正名而黃鉞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黃鉞宜改為金鉞副威武之義焉

三載九月詔曰頃叙功勞累增勳級上在國外許及周親是謂賞延載榮宗族迴充賜物匪厚朝恩其准格上在國外有餘勳迴授周親

五載六月勅三伏內令宰相辰時還宅

七月勅應緣玉璽及符璽既改為寶其璽書宜改為

寶書秦有符璽令歷代遵之唐長壽中改為神璽傳

也

六載六月詔曰立身揚名所以廣孝流根自葉亦在推恩既切因親之心須開議事之制其內外文官五品已上官父祖無資蔭者其所用蔭宜同子孫用蔭之例五服之紀宜所致及三千之屬以報免懷齊斬之殊雖存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申有子之思其出嫁母宜終服三載又詔曰重門夜開以達陽氣群司朝宴樂在時和屬此上元當修齋籙其於賞會必備葷羶比來因循稍將非便自今已後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開坊市門仍永為嘗式

七載正月太常卿韋韜奏御案禱牀帷等望去紫用赤黃從之

十載正月詔曰禮之王制垂範作程亦既觀德訓人孝敬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孝享奉先禮文有辨令三品已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是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

代宗寶應二年三月戊子有司奏中書門下五品官准式賜物並同四品及叙三品即不需恩並御史中丞自今已後望許叙名從之

廣德二年二月戊午詔曰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已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請

大曆七年秋七月壬辰勅中元前一日後一日宜准舊例並休假

十三年詔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德宗貞元三年十月復降魚書停刺史務之令准令

停代皆降魚符合之然後命自至德以來多不施行又即將估權代刺史悉稟其教令魚符廢及是漳州刺史坐事將鞠之有司復請降魚書停務從之求其書式不獲乃劄魚書曰勅漳州緣刺史張孫有犯令遣監察御史蘇弁往彼停務問推宜知

刑府元龜 立制度 卷之六十一

四年正月乙卯詔曰嘗參官比來請假東都拜掃多廢曠職事任遣子弟以申情禮

五年正月乙卯詔曰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

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共樂誠洽當時

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

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

正月晦日備三令節之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於是

宰臣李泌奏中和節請令文武百僚以是日進農書

司農獻種耜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

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

六年三月丙午加寒食假寧七日

八月初造藍田渭橋等鎮遺使印凡二十三紐九月

初收諸道進奏院官印三十紐悉碎之

七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新制時服帝方織作呈

閣所宜帝曰頃來賜衣文絲不當非制也朕今思之

節度使以鷲銜綬帶取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鳳

銜儀委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儀委瑞草也瑞應圖云王者愛人則瑞草生也

十一月令嘗參官入閣不得奔走其周已下喪朝會

禁慘服俄又命服衣綾袍金玉帶初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衣慘服入

冊符元龜 帝王部 卷之六十一 十七



帝問宰相董晉等對曰准武許周以下服纓不合衣淺色帝曰南班何得有之曰因循而然又問冠冕之制曰古之服冠冕者動有珮玉之嚮所以飾步也夫至敬之地步武有當不趨而奔致僇君前虧敬慎也在朝武士袍以綾五品已上帶服金玉取其文綵畫飾以奉上也是以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舍香老萊子綵服皆此義也服純綬非制也帝乃詔各從舊制

八年五月初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於授官詔是

先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其所舉及趙景陸贄為相建議郎官不宜專于左右丞宜令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各舉其可詔書著其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觀舉主能否從之未幾皆不行

閏十二月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券

俾還其嘗參官在外除授及分付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

十年二月詔曰君臣之際義莫重焉每聞薨殂深用

惻悼宜厚哀榮之禮以申終始之恩文武朝臣有薨

卒者自今也後其月俸料宜全給仍更准本官一月

俸料以為贈若諸司三品已上官及尚書省四品官

仍令有司舉舊令聞奏行吊祭之禮務從優備用稱

朕懷

初左庶子雷威以是月朔卒有司以故事計其月俸以日數給之帝聞之故有是命以廣恩澤

無幾有致仕官卒者有司以官雖致仕而朝朔望請悉同正官卒者給贖從之

三月初置司封司勳考功甲庫印各一

十一年二月置度支水運供軍印

四月勅書賜南詔異牟尋及子各勸清平官鄭廻尹求寬等各一書書左始引中書二官宣奉行復舊制也五月初鑄河東監軍之印監軍有印自此始也

十三年七月宗正卿嗣吳王獻奏簡王府諮議參軍嗣寧王子淑葬請鹵簿宰臣等議以子淑官卑不合給特詔令給因下詔自今已後嗣王薨日宜令所司供鹵簿永爲嘗式

憲宗元和元年三月戊辰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京兆府界內者聽進止

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新授嘗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准令式職事官假故滿百日卽令停解其未上官等並無正文武或滿百日無憑舉奏請自今已後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勅到後計水陸程外滿百日者並停解從之

三年二月詔朝官寒食拜掃及出城任假內外來不須奏聽進止

四年三月監鐵轉運使李翼奏職兼兩使請各爲一印許之

五年四月庚寅御史中丞王播奏准故事御史到館

驛已處上廳中使後至即就別廳如中使先至御史亦就別廳近日多不遵守中使或不諳往例貴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俱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故事與其守分制可其諸司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官或出衙制命或入赴闕庭諸道節度觀察使赴本道及朝覲并前節度觀察使勅追赴朝廷者亦准此先是監察御史元稹自東臺赴良後至爭廳門閉所入詰詈稹稹襪而走廳後士良隨以鞭擊稹面傷遂兼以他坐貶官臺司因請定制馬

六年十二月甲申詔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

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而臺閣相承久為定制盧坦元義方如有所見即令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稽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祐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此於申請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已來勲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司准舊制待官皆勲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永為嘗式

近例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上柱

國官三品者十二戟無以階叙戟之文藤省司不  
請准式立戟之後轉爲四品官者自非既授兼刺  
階其戟不奪旣而盧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  
護軍又請戟立已列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  
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  
至自東都揚言干朝以爲大不可臺司因移牒諸禮  
部狀稱今文內只言勳官並不言階而自貞元以來  
立戟一十八家並無銀青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階  
坐罰而申之續放免陸則雀備元祐一月俸料甲申  
勅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都省收貯充省中修補已後  
別勅量罰並送都省貯每至歲終  
奏數其餘贖罰依前御史臺收管

七年十一月丁丑詔自今遇輟朝日中書門下宜同  
假日不須入

八年八月壬寅吏部奏請差定文武官告紙軸之物  
勅五品已上用大花異文綾紙紫羅襪檀木軸六品

已下朝官並內裝寫許與大花綾襪餘小花綾紙通  
用紫綾襪檀木軸命婦邑號許用色牋花素紙小花  
諸色錦襪紅牙軸其紅地獨窠金錦線花牋紅花牙  
撥鏤鈿軸等除恩賜請並禁斷從之

九年十月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爲工部尚書充  
東都留守舊例命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畧同及元  
膺受任意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時用元膺尤不  
當削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援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  
居守之重固宜寵勳帝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遂  
皆停

十三年八月乙亥詔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但  
非連判及勾輪之官並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  
况國朝故事不少勅令明文具存其官署同職異司  
雖父子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已後宜准天寶二年七

月六日勅處分

時刑部員外郎楊嗣復以父於陵戶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出省宰臣

等舉令式奏請故有是勅

十四年四月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臣以河朔能  
抗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所管刺史失其權與職分  
反使鎮將領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度  
使雖有安祿山史思明之姦惡豈能據一州為反哉

所以河朔六十年能不奉朝命者只以奪刺史權與  
縣令職奪而自作威福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  
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弁令刺史收管從之

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管支郡  
除本州軍糧外別置鎮遏守捉兵馬者並令屬刺史  
如刺史帶本州團練防禦鎮遏等使其兵馬名額便  
隸此使如無別使即屬軍事其有邊於溪洞接連營

蕃之處特建城鎮不關州郡者則不在此限

自艱難以來天

下右武節權尤重遂於所管諸郡別置鎮兵以火將主之干擾郡政或為姦盜其弊日久至是宰臣因烏重胤之請始奏罷之

穆宗元年正月即位三月詔滿青統押海蕃每年皆有朝賀比差部領人數較多今寇盜既夷典章頒守宜以後差此官正試相兼不得過五人

六月賜河中節度使韓弘印一面先是皇甫鏘為相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度使為防禦使而命絳為之至弘復授旌節而以印賜焉

七月平盧節度使奏准勅押加新羅渤海兩蕃請印一面發之

長慶二年八月勅秋夏之間嘗多水潦如緣暮夜遭雨道路不通車駕宜便於其日朝參委御史臺勾當

仍每具聞奏如雨不至甚不在此例

三年五月秘書省監李隨奏請適當司圖書印一面從之

四年二月甲辰勅文武百僚寒食出城及於京畿內拜掃宜令自今月二十六日已後任去餘准長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勅處分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特建武昌軍額命宰相牛僧孺為節度使丙辰牛僧孺請奏使印從之

册府元龜

立制度

卷之六十一

册府元龜

